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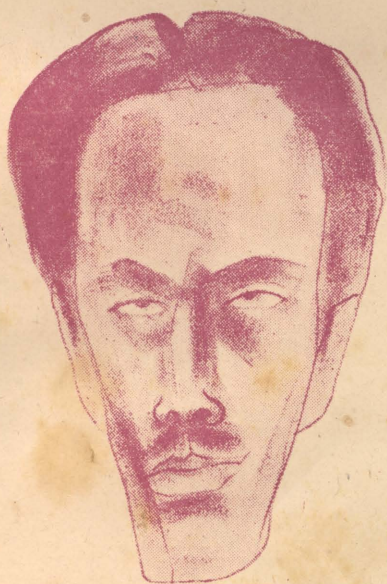
陸  
易  
士  
著

三十前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9298



路 易 士

詩 代 表 作 編 年

三 十 前 集

1931--1943



詩 領 士 版

一 四 九 五

013349

# 自序

念三十前集快三年了。

一九四二年夏，自戰後的香港歸滬以來，我就有出它的計劃，雖則那時我還沒有滿三十歲，並且這個集名也還沒有十分擬定。擬定集名大概是前年春天裏的事情，那時我在蘇北。其所以名這書爲三十前集者，主要是由於所收均係我滿三十歲前的作品故。此外就沒有什麼別的命意了。而卷首所附的銅版插頁自畫像一幀，也是我在二十幾歲時用硬鉛筆和煙草灰描繪了的。至於我的三十歲前的生活經歷，已詳記於書末三十自述一文裏了。因此這裏不再言及那些，也不談詩。我的詩見，連同我的文藝態度，既有一部分寫入自述，其整個的則包含在詩論集藝術的苦悶裏。這書業經編就，作爲文藝世紀社叢書之一，但不曉得要什麼時候才能問世呢。反正那在我的全部事業中是屬於次要的一種，擺着由它去吧。

最初，我想我的三十前集應該用新四號字體，二十三開本；後來退了一步，覺得用老五號字體，三十二開本也不錯。可是談何容易，在今日，印一本書，動不動就是幾十萬！我的新四號字體二十三開本的夢是破碎了；我的老五號字體三十二開本的夢也破碎了。如今，夢的破碎，換了來的，是這書的到底出了版。我的成績放在這裏，我的事業告一段落，在我個人總算是一大幸事了，雖則對於新

五號字體，三十六開本這一不得已的印刷樣式，心裏總覺有些不舒服似的。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假如我的決心不够堅強，我的毅力稍欠幾分，並且缺少幾個朋友的支援的話，那麼所謂三十前集，恐怕至今依然是部原稿罷了。這麼一想，我久雨的心情，是開始爲之呈其初霽之姿了。

三十前集所收詩計二百十二首，其寫作年月則係起於一九三一年而迄於一九四三年春我滿三十歲之日（四月二十七日）止的。這是我的第一個編年的自選集。就中自一九三九年以降的作品，全都沒有出過單行本，而以前印的那些，現在均已絕版了。集中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作品，便都是選自那些好容易才一本一本找到手的絕版書的。

末了，我謹在此向協助本書的出版的朋友及封面書名繪的作者趙璇先生致謝，並且謝謝每一位本書的預約者，謝謝每一位詩領土社的同人，謝謝各地友人們和讀者們的關懷和企盼。我必將以加十倍，加百倍的努力報答他們的每常使我思之由衷感動的厚意。

一九四五年初春於上海

三十前集

~~1599394~~

## 六行詩 No. 1

薄得像一張紙，  
裹着鬻體的青春。  
迅捷有如一枝箭，  
在死以前的生。  
薄紙經不起撕！  
生之箭祇有一枝！



六行詩 No. 2

我爲了美而活着，  
復爲美而死。

今死於此美麗之大海，

我心亦可安慰。

厭倦了平凡之生，

將與死神接第一吻。

六行詩 No. 3

畫幅上，單純的色彩，  
捧出一顆善良而真實的心；  
粗深的線，  
乃奔放之熱情；  
黯澹的光啊，  
象徵着命運。

六行詩 No. 4

南風，我之所戀；  
落日，是伊櫻唇。  
我擁抱着南風，  
以與落日接吻。  
暮色劫去了美夢，  
我嘆出傷情的一聲。

## 心臟病的患者

任一切毀滅去吧，  
聽憑他怎麼都好，  
心臟病的患者，  
生命比不上一個皂泡。

有什麼值得你大聲呼喊？

——青春容易去！

至於孤獨的詩人，  
當專愛一個淑女：

十萬詩句爲她寫，

再描幾幅畫像。

惟愛情之山難倒，

地球也許會失去太陽。

心臟病的患者，  
生命比不上一個皂泡。  
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有淑女愛你以終老。

## 八行小唱

從前我真傻，  
沒得玩耍，  
在暗夜裏，  
期待着火把。

如今我明白，  
不再期待，  
說一聲幹，  
劃幾根火柴。

## 雨點

雨點打在我的額上——  
是你的眼淚嗎？

哦，愛者，  
襟上的蒲公英萎了，  
許會再採一朵；  
至於我的心啊，  
當是你永久的俘虜。

你說青春已逝，  
如謝了花的樹空結着果？  
唉，花的美只是些嬌媚，  
濃紅的果，  
纔是我沈醉的至美。

## 風後

風後的夜空，  
朦朧之月如濕的水彩畫，  
晚飯時的青菜湯，  
遂帶有幾分淒其之感。



## 死

死如一位處女，  
她是永遠羞怯着的，  
但她永遠愛着你，  
而她的愛情是寒冷的。

有朝她開了笑顏，  
還把櫻唇送你吻，  
你乃沉沒於  
她之永遠的黑色的海。

## 誘惑

春天的黃昏是一個蕩婦，  
樓窗裏閃着初燈之媚眼，  
這個誘惑招來了善吟的，  
邁着徐徐的步子的晚風。

## 光明

光明從我眼前溜走。

我亦不再戀她了。

她只不過是個蕩婦，

誘得年輕人一昧追求。

閒或她施點小惠，

讓你拉拉她的衣角。

但你永遠抓她不住：

你少一雙比她更快的風火輪。

如今她跑得更遠了。

你徒然做了一個傻子。

而她已漸漸衰老，

不復再有迷人之姿。

光明從我眼前溜走，  
讓她去！我不傷悲。  
我將燃起自己的燭炬，  
我將高唱自己的新歌。

## 太陽的戀者

我是一個太陽的戀者，  
我如狂地戀着那熾熱的太陽，  
如戀一個情人。

是的，太陽是我們的一個大情人！

陰天受我咒詛，  
如垂死的老處女，  
我怕看她無血色之臉。

啊啊，我是一個太陽的戀者。

## 初夏

布穀鳥已經開始在唱

她的時新的小調了：

我不知道我需要些什麼。

我從靜謐的書齋裏

踱到院中紫籐的濃蔭下，

然後又癡癡地看看淺藍的天：

我不知道我需要些什麼。

## 火

開謝了蒲公英的花，  
燃起了心頭上的火。

火跑了。

追上去！

火是永遠追不到的，  
他只照着你。

或有一朝抓住了火，  
他便燒死你。

## 院子裏

綠鬱鬱的，

紫藤伸脚爬上了花花牆，

飄失了最後一瓣花，

採蜜的遂很少來訪。

太陽照臨古老的院落，

——淡然的臉。

白雲所樂意的大游泳池，

——遼遠的天。

啊啊寂寂的詩心，

如飄過之鐘音。



## 人生之路

我馱着憂愁，  
走人生之路，  
憂愁是太沉重了，  
人生之路遼遠哪。

蒼鷹掠過白雲，  
白雲掠過青天，  
迅速啊！

世紀的風，  
吹冷了夢，  
我欲奮起高歌，  
枯守着什麼呢？

光明如利那的流星，  
黑暗遂統治了宇宙，  
疲憊呀！

## 四行小唱

願風吹我到天邊，  
你們的世界我無緣，  
讓花開在你們的籬笆下，  
我還得找着自己的家。

## 時候篇

我將飲煩憂之泉，  
以持續這個生命嗎？  
沒有光輝和暖氣的。

把血來施捨吧！

留着給誰呢？

花的命運難說了。

其與魔鬼搏鬥，  
或是擊地穴而居，  
該是取擇的時候了。

## 海的意志

——天哪！天哪！  
在夢的漩渦裏，  
我是時常作着  
苦痛的呻吟的。  
可是颶風襲來了。  
我是一個浪。  
這是海的意志。  
不容你多想。  
忘了自己，  
不再垂短蠟之淚——  
偉大的，海的意志呀！  
偉大的，海的意志呀！

## 古巷 No.1

有的是永恆的甯靜，  
我將說一條古老之巷，  
春天，飄落些紫藤花瓣，  
昆蟲吟哦着新秋的诗章。

黃昏裏，有悽悽的笛，  
悽悽地，訴說着古巷之幽情；  
早晨，有山東姑娘的叫賣，  
頭頂着麥餅逡巡。

每個傍晚佇立在門前，  
白髮的老婦人，  
手拄着黯色的長煙桿，  
似在望她的歸人。

這裏從沒有一點喧囂，  
有的是永恆的甯靜，  
這裏也和他處一樣，  
也有太陽和繁星。

## 古巷 No.2

深深的，

一條古老的巷子裏，

住着七八個人家。

緊閉的烏色之扉，

像長遠失了主人似的，

有些黯澹了。

伸出隱逸者之高牆，

春天開花的紫藤樹，

現在是碧綠的。

痴癡的漢子的

賣五香乾的鈴

搖落了黃昏。



## 十一行詩

二月的蒲公英遠了，  
火紅的石榴也過時，  
如今是秋風秋雨，  
屋簷上瀑布長披。

我們這裏沒有歡樂，  
也沒有太大的哀愁，  
往日那些青春燄，  
已交給飄風帶走。

任狂雷急電展威吧，  
把千年的大樹焚燒，  
人生如夏去秋臨，  
中年漫步着來了。

## 古城

我們乃是些被遺忘了的，  
蟄居在古城裏的蟲豸。

我們這裏寂寞啊，  
剩些無聊的歲月，沒落的悲哀。

夏一般的，火一般的，  
那些幸福與熱情遼遠了。

古城裏的人生如止水。  
晚禱的鐘音是淒清的。

## 如今

如今的世界是一片黑，  
連個螢火蟲也難留，  
只準往淵裏沉越沉越深，  
教你別開口你得低頭。

有一天什麼都變了，  
也讓我們吐一口氣伸伸冤，  
唱罷了歌子跳跳舞，  
乘一陣薰風遨遊青天。

## 消逝

像太陽出山又落山，  
像月亮東升又西沉，  
生命乃默然消逝了。

就沒有起過一陣狂風嗎？  
就沒有降過一回暴雨嗎？  
響一聲霹靂！換一個宇宙！

## 藍色之衣

（引起如煙的憂思的，  
小巷裏淡淡的斜陽，  
淡淡的斜陽是傷情的，  
如妻的蒼白的顏。）  
歸來呀，待你良久了，  
想看你藍色之衣。  
你也許悲哀於我之蒼老，  
我將說那是江風吹的，  
我便告訴你幾個江上的故事，  
而你是默默地傾聽着，  
然後我們各自流淚了，  
而這眼淚又是多麼甜密的。  
歸來呀，待你良久了，  
想看你藍色之衣。

## 秋歌

搖曳着的，  
遼闊的，百畝之蘆灘，  
鍍上一層薄金了。

無止休的

揚子江的浪，  
躍過矮蘆葦的頂。

昆蟲們在合唱着，  
牠們是蘆灘的世居民，  
老是滔滔不絕的。

當風雨停了的時候，  
赭色的浪裏，  
捕鱧的船歸來了。

## 無因的憂鬱

是什麼使我憂鬱的？

——我不知道。

一種無因的憂鬱，  
使我日漸衰老。

即使是悲歌一曲吧，  
亦無陶醉之心情。

想化作狂風一陣，  
或是霹靂幾聲。

## 病中

十月的風在梧桐枝上逡巡着：  
一片絳色的果飄飄墜了。

像一隻小小的船航過我的下午窗，  
滿載着陽光和許多的青空的夢幻。

而我是默默地躺着，  
守着病中這多詩的歲月。



## 蜂

一隻小小的蜂被關在我的養疴的廳裏了，  
我看見牠艱難地在窗玻璃上爬行着，  
而牠的浴着下午金色陽光的腹部  
是變成極好看的半透明的茜紅色的了。

## 病後

病後的心情是悠鬆的。  
間或也有幾個幻想之快樂，  
如秋空上鋪着的雲，  
綺麗而細碎的。

煩惱與思慮很少來臨，  
他們是不遇時的隱者，  
遁入遠方的山林了。

## 夜

夜沉默着，

如一寡言的人。

寡言的人是個哲者，

把許多的真理藏在胸中。

忽有狺狺的犬吠聲了，

還有更夫手中破啞的鐘。

這個不相干的驚擾，

對於哲者殊無禮貌。

哲者當有他的涵養，

什麼也沒表示。

待聲音消逝了，

夜沉默如初。

## 致秋空

你以無限奧秘的藍色覆蓋着我，  
覆蓋着梧桐樹和大地：

傾聽你無限奧秘的藍色催眠歌，  
我徐徐地闔上沉醉的眼；

梧桐樹沉醉於你的歌聲，  
不停地搖着她的美麗的肩膀；

於是，這個衰邁而無言的大地，  
也快入睡了。

## 養疴

我把窗兒閉了，  
當有微風吹過的時候：  
病後無力的人，  
如池沼之水容易吹縈。

一陣風來，  
吹縈了薄薄的秋衣；  
再一陣風，  
吹縈了平靜的心緒。

於是我默默地躺下了，  
讓陽光撫愛着我。  
十月高空有鷹的悲鳴，  
我亦低唱着哀歌。

## 髮

秋來了，

從我的樹頂上，

落下一葉葉長長的，絲狀的葉，  
黑色的，無光澤的，柔而細的葉。

它們無風而自落了：

落在多垢的枕上，

落在深棕色的古舊的棉袍上，

落在翻開着的書頁上，……

秋來了，

梧桐樹撒下她的絳色的小小的舟；

而我的樹頂上，

則落下一葉葉長長的，絲狀的葉，

黑色的，無光澤的，柔而細的葉。

這些落葉啊，

從我的樹頂上落下來，

使我深深地留戀而悲哀。

## 鐘音

早晨，有廟宇裏的憂鬱的鐘音，  
黃昏，有教堂裏的淒涼的鐘音，  
我的悲哀的多幻想的心，  
常馭着一個鐘音以飛逝。



## 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問我：

「世間什麼最寶貴？」——

「不是天才，不是智慧，

最寶貴的是你的愛。」

如果你問我：

「如何方使你滿足？」——

「最好是有你愛我，

縱然我是天才中之天才。」

如果你再問：

「假如一旦我死了？」——

「那我便毀滅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們將在地獄裏相愛。」

# 有一天

有一天，

是要把地球重改造，  
重新量一支地軸，  
重新劃一條赤道；

讓熱帶吹起秋風，  
把兩極的冰雪化盡，  
甚至撒哈拉大沙漠，  
也長起蔥鬱的叢林；

教醜惡都變爲美好，  
人間充滿了善與真，  
世界上全是一家了，  
不再有革命與戰爭。

於是我們高歌一曲  
一切歡頌解放  
有一天，  
是要把地球變個樣

## 彗星

說吧，什麼是自由自在的——  
是那急馳的，一去不復返的彗星嗎？

對啦，彗星是自由自在的，  
牠有一根掃帚一般的光的尾巴。

太陽也許搖搖頭，  
輕輕地罵聲：「小流氓！」

可是我却非常喜歡牠，  
而且做詩熱烈地讚美牠。

我還有個奇怪的念頭：  
如果一躍而騎上了牠的脊梁……

## 這回

古代，死了一個王，  
有千百少女殉葬。

萬千次的戰爭，  
記錄在人類的歷史上。

還有無數平凡的生命，  
犧牲於二十世紀之文明。

天又昏暗了，風又襲來了，  
這回，激怒了我的心！

## 煩憂

人間多煩憂。

繁殖着又繁殖着，

那是無數條暗赤色的小小的蛇。

牠們每常咬破人們的膚，

使毒汁流佈於週身，

而中毒的心啊，遂日漸以腐蝕。

煩憂！煩憂！煩憂！

無數條暗赤色的小小的蛇

這裏那裏蠕動着。

# 十一月

十一月來了。

我的心情，

亦隨着氣候之轉換而變易了。

那些愉快與平靜呢？

她們留在十月的暖意裏了。

如今，我是非常煩憂，

煩憂而不安——

我的煩憂不是爲了天的蒼白，

西北風的襲來使我不安。

我留心着十一月的風，

遂致夜間亦不敢入夢。

十一月的魔是狂吼的西北風，

牠將吹冷了人們十月之憶戀。

而這個不祥的季節之落臨，

使我鬱鬱寡歡。

## 青燈

從你睡着的房裏，  
我看見那青光的燈，  
那是黯澹的青色。

不是爲了你的病的青色，  
你的青色之夢是黯澹的，  
所以我悲哀。

我輕輕地嘆着，  
而那黯澹的青光的燈  
使我的燈也黯澹了。



## 亡懷之冠

當我就於幻想，  
或漫游於夢之深處，  
我常找尋那個  
妖精女王的國土。  
在那迢遙的磁石島上，  
穆爾蓋的宮城，  
那芬芳的埃懷隆，  
那裏開着永不凋謝的鮮花。  
沒有死亡亦沒有衰老。  
百年之消逝恍如一刻之午睡。  
因爲沒有掠奪，  
故亦無所謂正義；  
因爲沒有犯罪，  
故亦不要需法律。

却有永恆的和平，  
那是人們所嫌棄的。

幸福與愛情是太多了。

青春也常留不去。

無盡的奇妙的音樂，

日夜流過多彩的空際。

每個妖精都有一顆善心，

那是人們所沒有的。

啊啊，忘懷之冠！

穆爾蓋如能慨然賜我，

復用她纖纖的素手替我戴上，

讓我忘懷於人世間的一切，

度着無憂慮的生涯，

我將永不歸來。

## 聖盃不血

聖盃破碎的一天，  
守護者將躍入深澗。

我便是巴爾西化爾。

我守護着

你的青春，你的愛，

你的眸子，你的心，

你的靈魂，你的夢，

你的每一聲嘆息，

你的每一次呼吸，……

我將永不離開

蒙沙爾巴特，

我守護着聖盃

直到她破碎。

## 沒有詩的日子

今天是有沒有詩的日子。

太陽是灰白的。

灰白的太陽瑟縮着，

撒下些軟弱的光；

軟弱的光給人以厭倦，

沒有陶醉之心情。

因為是有沒有詩的日子？

風亦斂了他的龐大的羽翼；

他也許旅行到別處去了，

而那裏的人們歡迎着他；

他將先唱一支時新的小調，

然後掃落片片枯黃的木葉。

今天沒有詩的日子，

你還要逼迫着我

唱些灰白的太陽，旅行的風！

倒不如傾聽太空裏的鷹呼，

或是翻開一部古代的傳說，

幻想自己是個無雙的騎士。

## 惡魔

惡魔降世的一日，  
世界遭逢了浩劫，  
於是衆生之血漫流成渠，  
大地的心臟亦癱痺了。

再有三千個世紀，  
該是彼惡貫滿盈的時候，  
說不定風蝕了的喜馬拉雅，  
真會填平了無邊際的太平洋。

而那兩極的冰天雪地，  
將盛開着燦爛的奇花，  
今日之文明僅一死去了的名詞，  
自由的人類展闊翅以高飛。

## 烏鴉

烏鴉來了，  
唱黑色之歌；  
投我的悲哀在地上，  
碎如落葉。

片片落葉上，  
馱着窒息的夢；  
疲憊煩重的心，  
乃乘鴉背以遠颺。

## 動亂

忿怒，忿怒，忿怒。

使我變得如此其忿怒的，  
是那一顆熊熊的心麼？

心之火早熄滅了，

剩有行將冷却的灰一堆：

忿怒乃死火之復燃。

煩燥，煩燥，煩燥。

即使是繼狂歌以剖腹，

尚嫌毀滅之太慢。

捺不住的

生命之動亂——

我將吞天以忘憂！



## 申訴

讓我儘量地哭泣吧，  
我要在詩篇裏申訴，  
到我聲嘶力竭時，  
眼淚淹沒了世界：  
喜馬拉雅如一小島，  
淚海裏飄浮我的屍骸；  
而我之怒睜不瞑的兩眼，  
將告訴悠悠上蒼以我之  
無盡的詛咒與怨恨。

## 禁果

而今我已頹唐如一敗者了，  
明知那是樂園裏的禁果啊。

宇宙是你們的跑馬場，  
你們馭起太陽以馳騁。

可咒詛的是窄隘之籠啊，  
使我低首於命運之前了。

讓鮮花朵朵枯落，  
我空仰嫉妬之頭。

## 十一行詩

你要問我的修長的眼睛  
凝凍而多幻想的緣故嗎？  
那是因爲生我的國土的天太藍，  
綠色的原野太遼闊，  
而愛人的嘴唇太馥郁了。  
我讓我的善於陶醉的心  
永恆陶醉於大自然之每一筆觸；  
却有無盡的咒詛呢——  
是嫌二十世紀風太大嗎？  
抑因人間太囂騷呢？  
我不知道，唉，我不知道。

## 理想

啊，愛者，我想，

世間再沒有比你與我

更其不可思議的了——

你要我和你耕瘦瘠的田，

我却有未開採的金銀礦。

你的理想是條美麗的小蛇，

而我的理想好比凜然的龍。

唉，你的小蛇

常咬痛我的龍的尾巴。

## 夜歸

夜的摸索者，是我。

看不清一盞明亮的燈——

那些紅的白的黃的綠的

行將爲大風捲去的燈。

丟無盡的傷感

在行過的道上的

兩隻疲憊的沉重的脚

又踏進空空的亭子間了。

## 脫襪吟

何其臭的襪子，

何其臭的腳！

這是流浪人的襪子，

流浪人的腳。

沒有家的，

也沒有親人的。

家呀，親人呀，

何其生疏的東西呀！

## 虛無之生

日子逝去了，  
如急馳的列車，  
人們太息着，  
而我是漠然的。

我漠然於逝去的日子，  
不知什麼是我所悵惜的，  
雖則逝去的日子裏，  
也會充滿過生命的火燄花，  
但那已是不光輝的了，  
已是不芬芳的了。

也不管明天，  
無邊的暴風雨，

挾怖人的毀滅以俱至，  
肉的撕裂，  
血的奔瀉，……

而我是冷然於  
嘶顫在大宇宙裏的  
二十世紀的悲歌，  
亦無所戀於  
行將萎落的夢之花。



## 都市的幽靈

都市裏生長着幽靈，  
如我便是最黑的一個：  
我有一襲黑色的太褸，  
一頂黑色的氈帽，  
和一根黑色的手杖；  
兩條乏憊的腿，  
拖着一個沉重的  
黑色的影子；  
還有一顆叫煩憂給腐蝕了的  
黑色的心。

## 亭子間之夜

我是夜的淒涼的機械。  
夜是我的白晝。

夜的亭子間裏，  
我的神經質的筆  
顫抖着，急馳在  
20 × 25 = 500 的原稿紙上，  
一頁又一頁。

急促地喘息着的筆，  
灑無盡的藍色的汗，  
吐無盡的藍色的血，  
在 20 × 25 = 500 的原稿紙上，  
一頁又一頁。

夜是我的白晝。

我是夜的淒涼的機械。

## 輓歌

天依舊是青青，  
人間依舊是擾擾紛紛，  
而你啊，你啊，  
消逝如一顆流星！

你如一顆流星消逝了，  
歸去永恆的死之島，  
那裏是永恆的平靜，  
永恆的虛無，任你逍遙。

那裏是太幽暗淒涼，  
那裏永遠不見太陽，  
但你已無感覺於這些了，  
那裏是既無歡樂，也沒有哀傷。

你還有所戀於我們的人世嗎？

你已覺得永恆之家。

死之神將先吻了你的手，

然後獻你以黑色的死之花。

唉，一切與我們是太差異，

死之國是永恆的靜止，

那些素來是陌生的地域，

而今諒你已十分熟悉。

我是知道你之幽魂，

不會像我們一般飄零，

但我是每念每傷悲，

惋惜你如火之青春。

啊，天依舊是高高，

人間依舊是紛紛擾擾，

而你啊，你啊，

你如一顆流星消逝了！

## 寂寞的生

唉，寂寞的生，什麼都無意義！  
你就把大地上開遍了燦爛的花朵  
也還是一樣的虛無。

而我們是一羣的虛無者：  
我們如一簇火的燃燒，  
復如一簇火的悄然熄滅。

也許有所戀於愛者之吻，  
或不能忘懷於太小的光輝，  
則虛無者的心將愈益淒涼了。

唉，寂寞的生，什麼都無意義！  
我們的心是比什麼都要淒涼啊！  
我們也不讚美那降福於衆生的死之詔書

## 二月天

教我怎樣啊——  
如此好的，  
又該是傷情的  
二月天啊。

瞧那一片藍色的  
夢一般軟軟的綢  
裹着的是  
誰的玉體啊？

大地上，銀灰色的  
醉人的春意裏，  
玫瑰花，開遍了  
年輕人的頰。

唉，教我怎樣啊——

我連一個

如此其輕微的嘆息

也不敢嘆息啊！



## 幽靈

他出現於夜間，  
如一陣風，悄悄地  
飄過廣漠的原野，  
寂靜的城市，  
與人們的臥室的窗。

他常喜歡在那些  
甜睡的妙齡女中  
選一個最年輕的，  
他會在她的芳香的唇上  
給以輕輕的一吻。

## 死之讚

死之極樂世界是沒有煩憂的，  
死之神的愛愛一切衆生。

無上的幸福是能有一天讓我也  
躺在她的那個寧靜的懷中！

她常在輕輕地唱一隻無聲的歌，  
撫摩生疏的靈魂以她黑色的戀之手。

她唱着：「歸來呀，歸來我懷中，  
一切生命的旅途之倦者！」

死之神的愛愛一切衆生，  
死之極樂世界是沒有煩憂的。

## 四月雨

有你的手臂的  
溫暖的蛇纏着我，  
還在我的脊梁上  
跳起一串小青蛙，  
則已辛苦了一夜的  
多情的四月雨，  
當再爲我們  
奏一支催眠歌。

# 暮春風

冶蕩的暮春風  
掀起爬牆草的  
碧綠的裙。

牆的老處女的  
慘白的肉身，  
却是不動情慾的。

## 太陽西沉

太陽西沉，  
黃昏踱進我的窗，  
稔熟的顏色，  
稔熟的氣息，  
用不着寒暄，  
各自無言。

書案上，  
殘花一瓶，  
芳香遺在昨宵裏，  
如我的昔日夢，  
憔悴，壓着  
沉重的傷悲。

## 競技者

生活如一條索，  
繫在兩懸崖之間，  
而我輩都是競技者。

競技者憑着  
兩隻顫抖的腳，踏過  
每一步煩憂的日子。

## 人間

說這裏是人間嗎？

人間是不讓你笑的。

則我騎一羽青鶴，

歸去天上的廣寒宮吧！

或是飄流到一個

不可知的渺遠之海島：

在那裏，我將與人魚嬉戲，

而海妖們的心地是純良的。

# 五月風

五月風掠過黃昏天，  
羣樹搖曳作古裝舞——  
披綠衫的褐腿。

誰家小兒郎

吹弄不純熟之笛？

——生蘋果的澀味。

暮雲若北國之少女，  
溜冰於大空之無際。  
英雄的悲歌遠了。



## 今天

今天，我沉默着。

我的夢是很遼遠。

一旦我的心的火山爆發了，

必給這醜惡的世界

以一毀滅之狂歡！

我怕我的夢一去不復返。

我怕我的心的火山

爆發在虛無的國土裏。

就在虛無裏爆發吧：

我沉默得够了！

## 幻像

幻像是一個難忘的

天長地久的情婦：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黃昏時分，

她來了。

我看見她着了一襲

霧色的輕衫，

而那一雙馥郁的紅唇，

遂益覺其魅人了。

她悄悄坐下，

在我身旁，

撫弄我長披之髮，  
以她多情的手。

我傾聽着她之訴語，  
而她也懂得我的凝眸。

她常播一粒種子  
在我荒涼的心裏，  
而讓花在筆尖上開，  
結通紅的果子在紙上。

若有庸俗的脚步  
闖入我幽靜的書齋，  
她乃迅速地奔避了。

## 懷鄉病

在一個迢遙的地方，  
有許多的寂寞是我所懷念的。

——太寂寞的是縫紉時  
愛人的沉思的眸子。

都市裏充滿了騷音的日子  
有什麼可留戀呢？

而我是懷念起一種美好的寂寞，  
在一個迢遙的地方。

## 愛雲的奇人

愛雲的奇人是不多的：  
古時候會有過一個，  
但如今該數到我了。  
我愛那些飄過的雲。  
奇人總是多幻想的——  
我幻想我是一朵雪白的，  
高高的，奧妙的雲。  
我倘能自在地上散步於  
一片青色的沙漠上，  
則我將悠悠地唱一隻歌。  
那不是你們愛聽的。  
而我的歌是唱給  
一片青色的沙漠聽的。

## 悵鬱病

我患了一種不治的悵鬱病，  
那是由於聽了太悵鬱的  
梅雨天的嘆息之所致。

如今夏亦染有了我的悵鬱病，  
而她的嚴重地蒼綠了的症狀  
是焦渴而思飲的。

無數的悵鬱病的病菌  
又從梧桐樹的根鬚  
侵入大地的灰色心臟了。

## 十行吟

白天，我數不清  
梧桐樹的葉子；  
晚上，我眩暈於  
天上太多的星；  
我不會數  
和我一樣的  
那些年輕人的眼淚；  
我也不知道  
這個二十世紀的人生  
到底有多少不幸。

## 哀歌

不要喋喋無休，

請聽我唱哀歌：

一切不值得你驕傲，

也沒有什麼悵惜的。

太陽與行星的存在

固是極其微藐，

生之火山的爆發——

一個急促的騷音而已。

噢，宇宙不過是

一場不朽的夢，

二十世紀的風雨

於我何傷。



## 摸索

上帝給人們以一切；  
而我所僅有的  
是一顆善良的心  
與一掬虔誠的眼淚。

人們憑着上帝之所賜，  
行夜路亦若白晝的；  
而我却不知道應該用  
那一隻手去摸索。

## 北國之行

那些山，

那些雲，

那些奇異的彫刻，

奇異的繪畫啊。

像密集的队伍，

那些奇異的高糧田，

它們有禮貌地

點着絳色腦袋

歡迎我。

## 江上吟

風吹過來，涼爽啊。

揚子江上又是夕暮了。

夕暮裏最好看的雲

是尤淡於遠山的。

我真是無法說出

我的天鵝絨的悲哀

是因了什麼，

而我但憑着船欄，

神馳於夕暮裏的

遠山與行雲。

## 秋雨

又是秋雨浙瀝了。

我不想回去。

在這裏，我是一個  
沉默寡言的外方人。

我老是不想回去呀！

而那座猙獰的城，  
那城裏太多的猙獰的臉，  
不是我所懷念的。

## 致愛者

愛者，你說吧，

什麼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卽一千回的溫存，

一萬個吻，

亦何有於我之一聲長嘆

與你的煩憂之無已呢？

況且我之迢遙的夢

是毫無把握的，

而你的眼淚

復又滴在柴米油鹽上。

哦，愛者，我們是徒有着

如許甜蜜的日子啊。

## 競走的低能兒

在我面前，

他是傲慢的。

他甚至不屑譏我爲競走的低能兒。

他闊步而行，

唱着我不唱的流行歌，

如一陣風掠過我肩膀，

他遠了。

然而我亦不屑去追他：

我僅是一個散步者而已；

而況，我有我的歌。

## 沈重的日子

一個一個沉重的日子，  
從我身上踏過，永不停歇。

（有一天，教他們照樣躺下來，  
讓你也在他們身上散散步！）

今天，我是不敢輕輕地嘆口氣。  
我憑什麼說句怨言呢？

我僅有一個肉體，一個靈魂，  
和許多的夢想而已。

## 歸思

讓我回去吧，

我流浪得够了！

我要回到你懷裏，

一陣笑，一陣嗚咽。

我要回到你懷裏，

一陣笑，一陣嗚咽。

唔，到明天，

我們都化爲飛灰了！



## 我願意上天做月亮

我願意上天做月亮，  
便是缺一點也是美的。

唔，那長年的孤寂，  
怕是你受不了的？

而況天上總比人間冷些？  
是的，天呢又是那麼高，  
一眼望下來不要眩暈麼？

不，我知道，做月亮  
是沒有感覺的。

## 憂鬱病患者

你問我的臉色因何而蒼白。

我無言，於是你憂鬱了。

但我的憂鬱是爲了世界之龐大與騷擾。

唔，沒有什麼藥石可以療此痼疾的：

生命不是一個愚昧。

而在世界之最荒涼的一隅，

我之微小的存在如一塵埃。

我漠然於一切二十世紀之狂熱，

也不管明天究竟有些什麼奇蹟，

因爲我是一個憂鬱病患者。

## 人類與蒼蠅

倘你問我爲什麼憎惡人類，  
則我問你爲什麼憎惡蒼蠅。

人類並不比蒼蠅高貴些！

蒼蠅的形體也是一個美學之實踐：

牠有着對稱的複眼，

對稱的腳和翅翼；

當牠散步於玻璃窗上，

亦不減於人類的風度呢。

你豈能否認牠是上帝的傑作之一？

而世界乃一奇臭的垃圾堆，

我亦具有蒼蠅之一切癖性的。

# 月

在我的戀之地圖上，  
寫着有那座古城的名字；  
在那裏，你之存在，  
如我頭上的月，  
那是舉手可及的。  
但我却無法測知  
你的夢的無限的行程。  
唔，我看見你的  
做着夢的，夢一般  
不可思議的眼睛了。

## 跋涉

生之無盡的跋涉啊，

飄搖的，又是秋深了！

人間若萬華筒，

我，單純。

二十世紀的旋風使我迷惑，

明日之夢也朦朧。

說生命是一張

不兌現的支票麼？

而我的青春之小舟

沒入霧的核心了。

## 明亮的歌

我沒有明亮的歌。

如若有的，

那是愛人的多憂鬱的眼睛

與數不盡的淒涼的真珠。

而我的少光輝的眼睛

是更淒涼更憂鬱的。

當它凝看着愛人的臉時，

它是一個鹹味的海了。

它老是喜歡閉着的，

因為太長的太荒涼的路

會使它迷在霧中。

以是愛人的哭泣

是我的明亮的歌了。

## 航海去吧

航海去吧，航海去吧，  
到一個遼遠遼遠的地方去：  
去覓那傳說中的磁石島，  
去覓那「忘懷之冠」！

沐着埃懷隆的芬芳，  
誰做了穆爾蓋的臣民是幸福了，  
而在那自由自在的國土裏，  
你生活着將永無煩憂。

忘了干戈，忘了正義，  
亦無所戀於人間之一切愚昧：  
航海去吧，航海去吧，  
到一個遼遠遼遠的地方去！

## 牧者

幼稚園的女教師，  
如一仁慈的牧者。

單調的風琴聲裏，  
純潔的小羊們是蒙福了，  
天真無憂的日子， ●  
遂如一片綠色的草原。

偶爾一絲溫煦的微笑，  
帶來了全人類的愛，光明，  
無限天國的消息啊！



## 二月之窗

二月來了，

我撫摩着無煙的煙斗，  
而且有所沉思。

我沉思於我之裸着的  
淡藍的下午的窗——

彼之透明的構圖使我興憂。  
西去的遲遲的雲是憂人的，  
載着悲切而悠長的鷹呼，  
欸冉地，如青青海上的帆。  
而每一個窈窕多姿的日子，  
傷情地，航過我的二月窗。

## 初到舞場

初次來到舞場，

我有着陌生人的侷促的；

我侷促於太多的笑，

與陌生的燃燐之臉。

我之黑色的衣着

遂播着淡漠與寒冷了。

我眩暈於慘綠的太陽，

與塗血之魔柱，

爵士音樂之無休的噫哭，

亦使我頭兒昏沉。

而在妖窟之一隅，

我獨坐着如一北極熊。

初次來到舞場，  
我有着陌生人的偏僻的。  
唔，爲了我是一個  
來自古城的生客，  
而況在都市裏，  
我是一寂寞的幽靈。

## 三月之病 No.1

三月來了，

我之節着良夜的窗是淒迷的。

而我却有着如棉的身子，

和數聲輕微的咳嗽。

縱無難以忍受之高熱

（晚飯時如願的小菜亦是可口的），

然對此良夜淒迷的窗，

我已不勝其寒冷了。

## 三月之病 No.2

當春之裙裾總繹於暗藍的窗上，  
我已小病了。

朦朧的月影遂如夢中之幻像，  
三月之夜亦有其微寒的。

而在黯澹的青燈下，  
你還沉思些什麼呢？

哎，春之一切惱人的聲籟俱寂了，  
小病三月是傷情的。

## 時計與家

帶有苦修的嚴肅之顏，  
壁上的時計是一禁慾者。

從朝到暮，  
從春到冬，  
我們的神父，  
那安東尼的門徒，  
無休地祈禱着。

以是寂寞的家，  
遂如遼遠的德巴意，  
而有沙漠之感了。

## 窗下吟

寂寞的是剪貼着

樹的，

瓦雀的，

幼鴉的，

紙細工的窗呀。

然而說起我那

青青的，

微笑着的戀，

却是那麼遼遠呢。

那遼遠，

對於瓦雀與幼鴉們，

乃是一個神話；

而僅能傲視於一個小城市的  
那百年之高樹，  
亦是無法望見呢。

哎，明天，  
我將離去了紙細工的窗，  
而且離去了陸地。

而在一隻船上，  
我將親近於我之  
青青的，  
微笑着的戀。

當我沉醉於  
她之溫柔的眸子，  
她亦將傾訴着  
對於我的思慕了。



若夜是善妒的，  
風亦當隨之而起舞吧。

則我之剪貼着  
樹的，  
瓦雀的，  
幼鴉的，  
紙細工的窗，  
縱是寂寞的，  
也值得留戀了。

## 你常說

你常說月亮太寒冷了，  
與夫太陽是怎般的遼遠，  
我回答：由他去吧，  
宇宙是大得不可思議的。  
於是你便流淚了。

而在第三的行星上，  
愛者，我們的活着，  
亦復是寂寞的呢。  
唔，當彗星過此的時候，  
我將離你而去了。

## 刮風天

刮風天。

你教我唱些什麼呢？

少年的燈全熄了。

世紀的飄搖啊！

## 在都市裏

在都市裏，隨着車輛之羣，  
各色人種的風揚起了。

使我憂鬱的，  
不是那些摩天的大廈呢。

當一片雲消失了，  
我的視線遂落在街的遼遠處。

憂鬱着我的，  
竟是那顆寶石色的交通燈麼？

而在沒有陽光的人行道上，  
我亦遺失了自己的影子。  
唉，給我以如許憂鬱的，  
原來是那塵沙般衆多的東西哪。

## 出國

飛着，飛着，無分晝夜。

撇下了遼闊的故國之原野，

撇下了紙細工的窗，

默默地，我是一無所戀，

海鷗的翅膀展開了。

搖着，搖着，無分晝夜。

天之邊緣是近在咫尺的。

海的茫茫也有限。

而在綠色母親的眠曲裏，

我的夢是沒有方向的呀。

## 小小的波濤

小小的波濤的乳房呀，  
起伏又起伏。

微笑的白金的齒。  
墨綠的蜷曲的髮。

少年人遠別了家園，  
說是一個海的戀者。

小小的波濤的峯巒呀，  
起伏又起伏。

## 四月

四月的三和音是  
我之太孤單的窗，  
八重櫻的綺夢，  
和時有微風掃過的  
日本小庭的憂鬱。

姍姍地，踏着花徑來了的  
待持帚之素衣女，  
是在輕唱些什麼啊？  
唔，她之四月般的年紀，  
也是有些憂鬱的呢。

## 致或人

澎湃着，澎湃着，  
而且爆炸着，爆炸着，  
一個不可思議的螺旋體！  
不可思議的螺旋體！

憑了你的直覺，

你的本能，

哦，或人，

攬住它，

而且給我以答案吧；

要正確地，

在你的演草的拍紙簿上，

寫下：

生命之「X」及其他



具神秘性的數字。

於是，我們說再會。

不要哭泣，也不要留戀。

到沒有魔術，

也沒有上帝的時候，

當一切天體變成了扁平的，

一切標本魚游泳起來，

哦，或人，我們將有一個

欣喜的重逢，

在表狀行星之

危險的邊陲。

彼時，哦，或人，

你是否還記得曼陀鈴的彈法，

我不知道；

也許我的嗓子已經啞了，

再不能唱一支  
三拍子的歌。

而我們是緊密地  
結合爲一體了，  
然後，以馬的速度，  
我們跑，  
划着未來派的16條腿，  
投影於一堅而冷的  
無垠的冰原上。

## 喫茶店

玲瓏的盆栽。

乳色的垂幔。

有音樂的夜的小小的喫茶店  
是很迷人的呢。

濃味的咖啡。

可口的點心。

每一個軟軟的煙圈  
升起來又消散了。

興奮地狂笑着的臉。

無言地沉醉着的臉。

太迷離的是

紫衣女給的眸子！

## 舷邊吟

說着永遠的故事的浪的皓齒。

青青的海的無邪的夢。

遙遠的地平線上，

寂寞得沒有一個島嶼之飄浮。

凝看着海的人的眼睛是茫茫的，

因爲離開故國是太久了。

迎着薄暮裏的鹹味的風，

我有了如煙的懷念，神往地。

## 傍晚的家

傍晚的家有了烏雲的顏色。

風來小小的院子裏。

數完了天上的歸鴉，

孩子們的眼睛遂寂寞了。

晚飯時妻的瑣碎的話——

幾年前的舊事已如煙了。

而在青菜湯的淡味裏，

我覺出了一些生之淒涼。

## 狂人之歌

在我的生命的原野上，  
大隊的狂人們，  
笑着，吠着，咒罵着，  
而且來了。

他們擊碎了我靈魂的窗子，  
然後又縱起火來了。  
於是笑着，吠着，咒罵着，  
我也成爲狂人之一了。

## 蒼蠅

蒼蠅們從開着的窗子飛進來，

我的眼睛遂成爲一個不愉快的巡邏者。

「討厭的黑色的小魔鬼！」

一切醜惡中之醜惡！」

我明知道我這嚴重的咒詛是徒然的。

而當我怨恨着創造了牠們的上帝時，

牠們却齊聲地唱起讚美詩來了。

## 致情敵

憑了你的出衆的膂力與機智，  
你很可能攔去她，自我的兩臂間。

但你永遠不能攻破我們愛情的城池，  
因爲它是那麼堅固，那麼永久，  
十萬個耶路撒冷比它不上。

你亦無法在她心的天堂裏作片刻之逗留！

她將緊蹙着雙眉如一陰寒的天氣，  
使你永無看見太陽與藍天之時，  
縱然你使用着諂媚，屈膝如一奴婢。

而在她的眼中，我乃一高大的天神，  
卽日月與羣星亦因我而失其光輝呢。



## 雨夜

夜之微雨的樓院，  
頗有陰森之感，  
院中蝙蝠們的迴旋，  
遂作幽靈之姿。

若夜之淚是  
涔涔無止休的，  
則隣家斷續的三弦  
亦當彈到天明了。

## 夏晝

盛夏之永晝，  
無止休的蟬嘶，  
在濃蔭裏，  
是不覺赤日之炎炎的。

人們乃有一些美意，  
神往於隔牆之高樓；  
而這聽覺的赤道之旅，  
於我是處以極刑了。

## 小病

如棉的是小病的身子，  
不堪作窗前之久立。  
即對於夏晝之微風，  
亦感到秋深呢。

我已厭倦了這晶藍的下午，  
而那航在天際的白雲是太亮了，  
則你燃燒着的紅牆呀，  
饒饒我的眼睛吧！

## 失眠

隣家少婦們的流行歌，  
是擬催眠我的嗎？

那些笑是江南風的。

江南少婦們眸子，

是在沉醉於我的窗吧？

我的窗是珊瑚色的。

然而我是失眠了，失眠了，

雖則夜的江南是靜靜的。

## 否定之否定

你說你是唯一的真理，  
而我却嫌棄你，

那是因為我是一個否定之否定。

但你很可以毀滅了我，

以你旋風之手——

把我大衣撕了，手杖折了，

然後，扼死我。

來吧！我將淡然置之。

人們也許揮着帽子，

熱烈地歡迎你；

然而我是什麼皆不願意唱，

縱然明天真是美的。

## 批評家

你阿米巴地看我

以你患着色盲的眼睛

是太淵博了！

而在我的宇宙裏，

你是比阿米巴更沒有的。

你懂得詩人的手杖嗎？

## 聽風者

你年少的聽風者呀，

你迷惑了嗎？

回到「虛無」裏去吧，

你將有一個舒適的午睡。

而我是欣然地

聽着沒有方向的風，

而且飲着茶，

在一山雨欲來的樓上。

## 黃昏

黃昏裏，一組悽絕的號音，  
隨着不祥的秋風以俱來，  
因而隣家的小風琴，  
也成爲嗚咽的了。

當夕陽撤下了憔悴的窗子，  
曳着一日的疲憊闌珊而去，  
遠處籠煙的梧桐樹，  
遂沉沒於牆的地平線。

昆蟲們開始在合唱着，  
落葉的旋轉却是無力的，  
乃有夜的幽靈，無聲地，  
飛來我幽暗的書齋。



## 鴿子

在我的書齋的上面，  
那些絢爛的白鴿們，  
飛着像一羣鴿子；

一羣飾着銀色小點的  
墨青色的鴿子也飛着。

牠們飛，  
沒有方向地飛着，  
寂寞地飛着，  
永恆地飛着。

她們也傷悲呢，  
但那祇是微聲的哽咽，

因爲在痛哭之後，  
她們是祇能這樣。

而她們的輕的太息，  
常使我失去溫暖。

在我的書齋的上面，  
晝和夜的鴿子們，  
沒有方向地飛着，  
寂寞地飛着，  
永恆地飛着。

## 煩歌

嗟彼七色之太陽，  
何其藐小！

縱有九行星不息地繞彼運行，  
縱有人類之全歷史供彼誇耀，  
彼亦只不過是  
一個極其尋常的配角而已。

地球：一個配角之配角；  
而我：一羣無知的原子之偶然的組合。

但我之煩哀的歌聲

將使銀河黯澹，

而時間與空間之大悲劇  
亦將因我之覺識而終了。

## 風景

暮雲的躑躅，

若原上之牛羣，

以是牧兒之俚唱，

遂使葵實頻點其首。

說這裏是江南嗎？

聽九月風步之逡巡吧。

但一個刈稻女眸子。

却是那麼溫柔的。

當暮靄下降，

蟲聲亦四起了，

乃有充滿了好奇心的小河浜，

筆直地，奔向低矮的地平線。

## 影

十月的公園草地上，  
搖曳着的是白楊們的影，  
靜默着的是遊椅們的影，  
而向着那些半枯了的小草  
和生活於草的森林的昆蟲們  
說着無聲的話語的  
是我的獨自沉思着的瘦削的影。

## 贈徐遲

悟徹了一切有毒植物之  
必有其迷人的豔，

你到彼女之謎做的

唇的夜花園中

去散一同步吧：

在那裏，你將有

款冉之姿，如一輪

「嵌着三顆星的月亮」。

## 雲

吃星的雲的嘴。

飾着月的耳環的鬢。

舞女們的行列——

乳青色的夢的衫。

復描繪着班鳩的首

和馬的奔躍的姿。

吸煙的雲的嘴：

月是火柴的輝。

## 火災的城

從你的靈魂的窗子望進去，  
在那最深邃最黑暗的地方，  
我看見了無消防隊的火災的城  
和赤裸着的瘋人們的潮。

我聽見了從那無限的澎湃裏  
響徹着的我的名字，  
愛者的名字，仇敵們的名字，  
和無數生者與死者的名字。

而當我輕輕地應答着  
說「唉，我在此」時，  
我也成爲一個  
可怕的火災的城了。



## 江南的水城

江南的水城多窈窕之姿，  
一街吳女如細腰蜂，  
營營然踏着暮色歸去，  
馥郁的影子飄過銀窗。

## 頹哀的日子

今天是頹哀的日子，  
你徒然做了天國的主人，  
你說夢有聖潔的顏色，  
如愛人天藍的眸子。  
於是你便去流浪，  
學一隻心愛的季候鳥。  
涉過了無窮盡的川河，  
越過了無窮盡的山嶺，  
你終於找到了一片平原，  
在一不可知的天藍之國土。  
那裏是自由的自由，  
你可以高歌一曲以忘憂。  
而你將不再做夢——  
「如今的天國是我之所有。」

所以快樂一點也是好的，  
雖則今天是煩衰的日子。

## 時間之歌 No.1

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那些是卸了七色之華衫的  
全裸着的時間之樂隊女。

彈唱着奇蹟的太陽系，

與整麗的銀河輪；

彈唱着此一宇宙之毀壞，  
與另一宇宙之成長。

彈着，唱着，彈着，唱着，

那些是永不疲倦的

時間之樂隊女。

她們微微地笑着，

而且向我揮揮手，

於是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 時間之歌 No. 2

躺下來，

讓時間的騎兵隊

從我的孱弱的

胸部的原野上

馳過去，

我緘默着，

而且把我的

每一個幼小的夢

交給他們帶走，

因為那些是

既無敵軍

復無友軍的

不可思議的騎兵隊。

## 待

雖然是降雪的季節了，  
而壁爐却僅祇做了

詩的火葬場。

在火葬場的穹窿裏，

你可以聽見

我之淒涼的怨艾語了。

——

哎，冬天是已經來哪，

那鋪在你心上的懷歸草，

還依舊是青青的麼？

但我却天天等待着，

壁爐也天天等待着——

你，這屋裏的女主人啊！

## 消息

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青色的，斷絕了；

金色的，斷絕了；

而黑色的，在最遠方。

而在沒有消息的窗外，

在空虛的花園的草地上

堆疊着的是蒼白的，

瘦而且長的，

被勒死了的季節們的屍。

（但是誰會想到

那流浪在最遠方的孩子們

是怎樣地咯着血啊！）

一襲繪着青色

和金色的圖案的

黑色的殮衣

從雪的天空落下來。

——什麼消息也沒有啊。



## 時常我想

時常，我想，

在我的窗外，

應該有一條地平線，

一個天，和一個海。

明兒，我將飄流到

一個不知名的珊瑚島，

去聽無限的風濤聲，

去看海上日出之冉冉。

當歲月之流

從愛者的眸子逝去，

我之歌聲亦漸斂了。

乃馭着風雨歸來，

月夜的窗外，

有人魚之悲吟。

## 霧

那些霧，飄過去，  
從戀人的美目，我的眼。

飄過山，  
飄過海，  
將一切野獸，一切水族  
染成黑色。

然後又重新飄了過來，  
而且把戀人的美目，我的眼  
染成極黑的黑色。

那些是以風的步伐漫遊的霧，  
黑袈裟的僧侶。

## 不朽的肖像

在那不可知的遠方之國土，  
我將是一個翩然的來客。

那裏的人民將歡迎着我，  
以他們的新熟的菓類和酒漿。

我便說一個難人的故事，  
充滿了哀愁和煩苦。

聽者均爲之動容，  
淚潸潸地流下，

然後是齊聲的唱嘆，  
並給我以安靜的祝福。

於是我將以繁多的歲月，  
組成你之不朽的肖像，

懸於我的陋室之座右，  
朝暮凝視着她以終老。

## 獨行者

忍受着一切風的吹襲

和一切雨的淋打，

赤着雙足，

艱辛地邁步，

在一條以無數針尖密密排成的

到聖地去的道途上，

我是一個

虔敬的獨行者。

## MAY BLOSSOM

爲什麼不讓我抽一支煙呢？

我是一個多麼不幸的男子啊！

我可以隨着一個煙圈以俱去，  
然後把沉重的頭埋在兩手裏。

我常愛抽一支MAY BLOSSOM，  
因爲你的生日也在五月。

從這煙名帶來的聯想啊，  
將永是使我傷感的。

## 黑色讚美

黑色！

黑色！

黑色！

如果我們的心臟都變成了黑色；  
如果我們的血液都變成了黑色。

我們需要一個黑色的太陽，

一個黑色的月亮，

和許多黑色的星星。

至於我們的天空，

也應該是至聖至潔的黑色的。

我們不要晝夜，

不要四季，  
因為我們反對運動，  
讚美靜止。

我們的黑色心臟無搏動；  
我們的黑色血液無循環。  
我們不朽！

我們的死去了的日月和羣星，  
都是一致的黑色的；  
它們靜止着，  
被嵌在至聖至潔的黑色的天空，  
永不沉沒。

是的，黑色是不朽的！

## 寒夜

今晚，我聽見了原野上

飄來的幻異的犬吠

和救火車急促的警鐘聲。

（你怕不怕風暴和夜暗？）

在這欲墜的危樓上，

我時常是獨坐沉思着的，

像一個古代的哲者。

我已習慣了這索居的生涯。

如果有一個聲音低低地問我：

「你需要一杯熱些的茶嗎？」

我將回答說我不要。

而你已经忘了我心上的寒冷。



## 在地球上散步

在地球上散步，  
獨自踽踽地，  
我揚起了我的黑手杖，  
並把它沉重地點在  
堅而冷了的地殼上，  
讓那邊棲息着的人們  
可以聽見一聲微響，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 戀人之目

戀人之目：  
黑而且美。

十一月，  
獅子座的流星雨。

## 法律

「吹口笛的人應該槍斃，  
因為那是最不音樂的。」

曾有一位波蘭的音樂家  
帕得雷威斯基這樣說過。

我咀嚼着這句名言，

陶醉得如對一無雙美妙的音樂之欣賞。

我想我一定可以獲得至大的快樂，

當那小小的鎗子兒貫穿了我的心臟的時候。

我便是一個愛吹口笛的人，

而且情願爲了吹口笛而死。

然而奇怪的是

在無論那一個文明國家的立法會議上，

人們都沒有把那條音樂家的法律

拿來討論和通過。

贈李白鳳

沙漠色的手套和大衣，  
你的聲音也是沙漠感的。  
凝看着不可知的遠方：  
你是旋風，我是火。

# 光

——那是光！你說。

於是你追上去。

你伸手，

企圖抓住它。

你却撲了個空。

因爲光的秒速

是一八六〇〇〇哩。

而你只不過是

賽跑選手中之

最好的一員而已。

## 詩人

你有一個堅固的烏托邦。

哦，詩人，你邁着堂堂的步子，  
在世俗的明槍暗箭的重圍下，  
獨來，獨往。

向左：抗議。

向右：抗議。

你向一切權力，一切惡，  
一切企圖加迫害於你的  
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你的心靈的巨鳥

在你的理想國之上空  
典麗地翱翔着。

## 奇蹟

在我的禁止通過的  
要塞之下，

一個可憐的愛情

被執行了鎗決；

然後，我把它的屍體洗淨，

而且薰了香，

深深地，埋葬在

我的記憶的公墓裏。

## 七月的樓

再過幾天，  
這微弱的蟬嘶，  
將成爲厭人的刺耳的了。  
我從我的淡藍的下午窗  
凝看着人家的晒台，屋角，  
遠樹，白雲與飛鳥。  
我之七月的樓是靜靜的。



## 後方感覺

行走在行人稀少的  
大街上的後方感覺；  
這城的重量比昨天  
又減輕了一半啦。

唯有那些刷黑了的  
建築物是可尊敬的；  
它們站立在街的兩邊，  
永遠保持着鎮靜。

## 未題

除了有一條無形的鏈

把我們牢牢地鎖繫在一起

如像兩個不幸的囚徒

(面上各帶着深重的憂鬱與痛楚)

以及在我們每一次反目時

那句共同的口頭禪

「從來沒有使我快樂過」

我們之間永遠隔絕着

以一不可攀越之高度，

並在你的身上及我的身上

找不出任何一諧和之點。

## 疲乏之來

疲乏之來，不可抗禦。

你乃有百年一覺之午睡。

醒來時，你詫異於

那棵遮陽的小樹

已長成參天的古木，

而你的籐榻亦朽壞得

不堪供你高臥了。

於是你揉揉眼睛，

伸個懶腰，逢人便問：

此刻猶在夢中麼？

過路者輒以一串驚奇的笑聲

回答了你。

## 失業者

從當舖裏走出來，  
遲遲地，彳亍着，  
他是一個瘦長的男子。

用一雙多憂的眼睛  
凝看着茫茫的暮色，  
茫茫的街。

不禁有些神往於那塊  
會用粉筆寫過字的黑板，  
拿薪水的日子。

## 十一月的雨

厭人的灰色之哭泣啊，

竟日無止休的麼？

散步的風們用冷的手杖示威於

衰弱而貧窮而無所事事的我，

太陽亦慘慘地向我道了永別。

凝看着窗外一樞櫃匆忙的傘，

抽着最廉價的紙菸，

十一月的雨是煩人的。

## 貴州小唱

豔裝的苗族之少女，  
點綴着不毛的衆荒山。  
少河流的高原地，  
是不產魚蝦的。

僻陋的山城如一隱者。  
太陽乃是這裏的稀客。  
至於茅台村的佳釀，  
早就心神嚮往之了。

## 心病

心病如塵封的窗子，  
寂寞而且少光輝的。  
久無纖纖素手之拂拭了，  
主人已在迢迢的他鄉！  
窗外正逢着良辰和美景，  
人家是年少又無憂啊……

## 黑色之我

我的形式是黑色的，  
我的內容也是黑色的。

人們避開我，如避開  
寒冷的氣候和不幸。

但我是不可思議地  
黑色了的，所以我驕傲。

我把我的黑色的靈魂  
裹在黑色的大衣裏。



## 失去的手杖

失去的手杖有其雅致的黑色，

它的過了時的式樣是頗稱合於我的。

它懂得許多地方的風俗和土話，

而且還有着繁多的青春的記憶。

當我拿着它，邁着略帶矜持的步子，

走在異邦的街上時，我的風度是翩翩的。

而今，在這寥寂的，漫長的旅程中，

想起失去的手杖來，我是很難過的啊。

## 沉默

火一般的日子逝去了，  
今天，你沉默着。

沉默一點是好的，

因爲你時常讚美黑色。

黑色是太憂鬱了，

但它亦象徵着寧靜。

惟心的寧靜是難能的，

雖則你已成死灰一撮。

## 輻射體

我是一個輻射體，  
和太陽一樣的，  
和衆恆星一樣的。

我給你們以智慧的光與熱，  
使你們也成爲智慧的。

但是千萬不可伸出  
爾等愚昧的手，  
向我索取非我所有  
亦非我所喜悅的東西！

因爲你們的貪婪，

你們的脅迫，  
必使我快快熄滅，  
快快晦暗；  
況且我是一個自由自在，  
自覺自發的輻射體。

## 寄李白鳳

我已飲過你的故鄉的酒了，  
而你却從未一睹此間峻秀的山色，  
在這裏，盛夏雖是炎炎的，  
但，一雨便成冬呢。

你是智者，所以樂水，  
一旦躍入波中，你乃歡欣如魚。  
唔，吾家門前久涸的河床裏，  
而今也有流水鳴濺灘了。

## 最後的都市

雨季。最後的都市。

飛躍地畸形地繁榮了起來的  
最後的都市。

雨季是很憂鬱的。

在最後的都市的街上走着，  
我的憂鬱是和雨季一樣。

鐵道——河流——鐵道——遼長的公路，  
在南中國的板圖上畫着流亡的拋物線，  
明天，又是鐵道——海和海。

## 海行斷句

聞嗅着島嶼們的馥郁，  
傾聽着波濤們的嘆息，  
郵船的航線使海憂鬱，  
遠方的情調我懷慕哪。

## 我之塔形計劃

我必須以我之構成諸原子，  
我之微小生命，  
以及我之巨型心靈，  
完成我之塔形計劃；  
然後立於一圓錐體之頂，  
抽着强有力的板煙，思想着，  
而且用真實的聲音，甯靜的聲音，  
和夢幻的聲音，  
向一切同時代人和來者，  
青的戀人和貓，  
和神祕的望遠鏡，  
宣佈我之塔形計劃。



## 海行

積雪的浪的羣山間，  
船是羣輕而又勇敢的。  
撒下了每一無人的島嶼，  
前面是連續的地平線，  
和太長的寂寞的時間。

水手們有強壯的體魄。  
船長的眼睛老是茫茫的。  
當一陣鹹味的風  
攜着海鷗們的呼嘯掠過時，  
船欄上有灰白的鹽漬了。

## 常綠的海，戀的海

爲了常綠的海，戀的海！

乃有不可思議的忌妬：

我要扼死一切船長和水手，

和所有管理燈塔的人員。

尾着船梢，自在地翱翔着，

做一羽鷗也是快樂的吧？

我將先唱一支定情的歌，

然後溺死在永恆的微笑裏。

## 觸礁船

在你的靈魂裏飄海，

我是一艘倒楣的觸礁船。

你殘酷地熄滅了所有的燈塔，

月亮和衆星的光輝，

使我迷失在霧的夜暗裏。

在你的靈魂裏飄海，

爲的是：我的愛情無限，

而你有祕藏的珊瑚島。

但我已丟失了羅盤針，

復少一聰明的舵手。

我需要的是酒——

那盈溢在你的豔紅的聖杯裏的

永不涸竭的生命泉。

我之存在的唯一憑證哪。

爲了酒，那兩唇間的奇蹟，

我是赴湯蹈火入地獄也不辭啊。

飲我以瓶裝的酒是無益的。

你是婦人，亦卽醇酒。

## 雲

那些絮狀的雲，纖維狀的雲

晝，夜，四季，

自在地散着步，

復化雨，化雪，

作對於辛勞的大地的親切的拜訪。

吸烟的男子的口中的噴出物：

那些幻異的羊羣，青空的浮島。

# 魚

一尾真實的魚

游泳着。

成長於辛烈的煙草之抽吸，

濃郁的咖啡之啜飲，

而且給世界以智慧，使世界智慧。

情緒的魚。 感覺的魚。 思想的魚。

投之沸釜亦從從容容的

一尾堅貞的，不可侮的魚。

## 末趟巴士

顛顛在駛往住宅區的  
晚間末趟BUS上，  
寥寥的幾人，  
帶着威士忌的醉意，  
哼着流行舞曲，  
從夜總會裏出來的。  
撒佈着真珠似的燈粒，  
透明的紅水晶的街，  
雖則是風平浪靜，  
然着上了深青色的  
冬季制服的司機手  
却有着船長的威儀了。

## 散步。十字路口的厄運

十字路口，交通燈，  
紅色的危險信號。

警察，大聲地吆喝，  
禁止詩人的通過：

「什麼人——」

黨員還是奸細？」

一個沈默和抗議等價的場合。

非散步之時。非散步之地。

穿警服持警棒的土匪

有理由且有把握

（比一首詩的構成）

劫去——或者說是沒收——

一個詩人的帽子，大衣，

及其名貴的手杖的。



## Pötereaus

二十世紀的 Pötereaus

敲鑼擊大鼓。

彼等企圖藉衆多的騷音

掩沒真實的歌手，

爲了取悅於克列姆林的貴族

以博得讚詞和施捨。

## 聖誕前夜

又是佳節的前夜了，  
禮拜堂中，傳出了  
莊嚴美妙的歌聲；  
穿紅袍的老人  
駕着鹿車，  
在百貨商店的櫥窗裏  
作雪地上的奔馳。

哦，基督徒們，  
爲這罪惡的，恐怖的，  
充滿了政治暗殺的城  
祈禱，並畫十字吧，  
當你們聖餐後。

我呢，雖則是未受洗禮：

却也有一句禱詞：

願仁慈的上帝

賜福給這善良的靈魂，

俾他能在自己的書齋裏

了其貧困的與世無爭的一生，

或置之於一無人的遠島上

去獲得一個寧靜的睡眠。

✽

## 冬之妻

莫老是貓一樣地  
在我的臂灣裏  
覓取溫暖。

親愛的，去欣賞一下  
繪在玻璃窗上的  
自然的傑作吧——  
那些小小的結晶體；  
你會覺得這種圖案  
比一張波斯地毯還美，  
而且嘆服於他的  
不可企及的意匠。

莫老是貓一樣地

在我的臂灣裏  
覓取溫暖，親愛的。

## 春天・紫羅蘭色

春天了。

紫羅蘭色流行的季節。

馥郁的步道上：

女孩子們髮際的蝴蝶結，

新感覺的高跟鞋。

紫羅蘭色，

我所喜愛的啊。

踏破了大都市的每一百貨商店，

爲了一條稱心的領帶，

一條如意的圍巾。

而在晴好的夕暮，

獨坐於靜謐的，多憂的窗前，  
我凝看着紫羅蘭色的天空，  
讓淚流下。

二月的小夜曲

風息了。

乃有遠處的微香

滲入暗室的窗帷，

溫柔地

向你

向我

說晚安，

當我倦了的頸

枕着你蛇樣的臂，

一面傾聽着

音樂風地

跳躍在

我的脊梁上的

一串活潑的

小青蛙。



## 煙草禮讚 No.1

爲了工作，詩，奇妙的 *Inspiration*，  
和裝飾我們自己使成爲十足的男子，  
於是勇敢地向妻子宣佈：  
甯可食無魚。

因爲她們需要我們的接吻甚於一切，  
所以老是詛咒煙草的種植者，製造者和販賣者。  
但是我們的鬥爭口號  
是煙草至上。

煙草禮讚 No.2

在窮困的日子，

我們講煙草的共產主義。

爲了向我發表

一篇新撰的煙草論，

你以割火柴的速度

下了十四級樓梯，

而且拿你僅有的

半盎斯 Edgeworth 之一半

療愈了我的

對於煙草的嚴重的相思，

當我坐在無聊的圈椅裏

憂愁地撫摩着

冷了的煙斗

和空了的煙荷包。

## 迷懷篇

棲息在梧桐枝上的鳳凰，  
是不樂與瓦雀們數晨夕的。  
我甯願不鳴，不飛，  
永遠。

## 從上海來的

從上海來的。

蒼白而且修長。

一個向上的，昇華的，

止於至善的，本質的光。

散步於皇后道上

人們用手指指我的背：

那就是某人，來了。

我笑笑。這些騷音！

我強烈地

從遍佈於這島上的

蛇樣的流言裏

意識到我的存在。

我已存在，

並將繼續存在。

我將寫詩，

寫許多的詩。

於是，當我疲憊地

回到我的棲處時，夜了。

我闔上門，熄了燈，

燃一斗心愛的Edgeworth

靜靜地抽吸着。

我用我的嗅覺聞嗅着

我的被侮辱了的，被嫉妬着的，

和作爲我存在的主要理由的，

至善的本質的芬芳。

我陶醉地聞嗅着，

滿意地聞嗅着，

驕傲地聞嗅着。

我是至善的。

我是無罪的。

## 燈

小小的窗，嵌着山的風景繪。山是肅穆的。山頂上有六盞燈。有時是五盞。有時是七盞。但我喜歡說六盞：5是平凡的數字，7是太憂鬱了的數字，6纔是戀和幸福的象微。

遠方的戀人哪，在你的窗外，也有山嗎？也有山頂上的六盞燈嗎？每夜每夜，她們亮着，優美地亮着。她們使我甯靜。她們是星色的，像裝點了你的右手的六粒鑽石。她們劃出了山和天空的界限：天空是紫色的，山是更深的紫色。

在霧的夜，她們變成了微黯的光暈，像從望遠鏡裏找到了的宇宙深處的大星雲。

戀人啊，在多霧的島上，我思念着你哪。夜夜我從夢中醒來，推開窗，凝看着山頂上的六盞燈，直到天明。霧濃起來了：你的潑泣的眼；霧消散了：你的微笑的眸子。

## 橋

橋，躺着，在河上。讓人家踩着他的腳，小腿，大腿，腹部，胸部，頸，下巴，鼻子，額而一步一步地由此岸達於彼岸，那麼熱心地。

然後，他照例得到一種酬報：遺忘或是奚落。而這奚落是較諸遺忘格外來得使人難堪些的。

人家想：那原是你的義務嗎。有什麼值得感謝的呢？於是縱縱肩，做了一個不屑的表情，便頭也不掉一掉地逕自奔赴前程了。

這並不使他動氣。他緘默着，冷靜地注視着他們的去向。他記得他們。

## 再出發之中央C

放下生之 Dadaism 的杯，  
從「虛無」的大飯店裏步出，  
在遍佈文化警察和 G. P. U. 的街上  
找尋一隻失去了多年的手表，  
而且撤退了每一銀河外星雲的  
知識慾之半瘋狂狀態的遠征軍，  
用離開了巨型望遠鏡的眼  
注視着棲息於一奇蹟之微塵的  
全人類的悲慘命運而再出發，  
並直覺地以右手的姆指  
在生命的大鋼琴上彈響  
一個最本質的中央C。



## 我：磁性的音響

那是一組危險的，  
具磁性的音響。

來了，來了，修長的，吹着口哨。

莫挨近他！那是不智的。

離遠些，遠些，而且加以詛咒，

加以射擊吧，對於那個

危險的，具磁性之人！

——你將獲得名譽，羣衆，  
和巨額的版稅的。

## 自畫像

平靜地躺着的海：

他的額。

海是深邃的，

而額紋乃一成形了的思想之銘鑄。

用一雙多憂的眼睛

看霧的明天，

看魔鬼們的活躍，

看不斷的迫害，

看陰謀的陷阱，

沉默着。

沉默地

抽着板煙，

他是一個烏托邦的夢遊者。

## 被謀害的名字

在我的赤裸着的

被吊起來示衆於印刷品的名字上，

無數條人性的蛇蝎，

凌辱和誹謗，

醜惡地蠕動着。

那是一羣狠毒的，

變形爲天使的魔鬼們幹的。

他們勝利地舉着杯，稱着慶，

以一個人的受難爲消遣。

於是嘩然而起的是

這裏，那裏，大批蠢材，狗，啦啦隊，

CP外圍分子，假正義，

及諸惡勢力的喝采，  
在這個暗無天日的  
吃人的國度裏。

## 失眠的世紀

在失眠的世紀，  
我苦痛地醒着。

我聽見

一個自稱來自加拿大的遊客

用鑿冰斧

鑿一個人的腦袋，

然後是

克列姆林的

二十九個字的

尖銳的獠笑，

和色盲們，

投機分子們，

沒有文化的豬羅們的

一致的喝采。

我聽見

被劫持且幽囚了起來的真理

之微弱的抗議

和肆無忌憚地

塗改死者的著作的

歹徒們

用鋼筆蘸着墨水的

罪惡的，恐怖的音響。

而在這無邊的黑夜裏，

那些悻悻然而去了的

卑劣的江湖醫生們

則對我施以

不斷的詛咒和辱罵，

因爲我已識破

並嚴詞拒絕了他們的

用以毒斃一個人的正義感的  
冒牌的安眠劑。

## 什麼奸細老跟在我後面

什麼奸細，  
老跟在我後面？

到處

陰謀的眼  
窺伺着。

步道上有危險。

劇院裏有危險。

我用全生命的速度回來了：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喘息着。

坐在沙發上，沙發後面有危險。

躺在臥榻上，臥榻下面有危險。

誰隱藏在衣櫥中？



誰隱藏在餐桌下？

誰在敲門，叫我的名字？

街上逛逛，街上有好細的跟蹤。  
家裏歇歇，家裏有好細的匿跡。

那些是擾亂了

我的心的平安的

陰謀的眼。

那些是損害了

我的感覺神經的健康的

陰謀的眼。

什麼好細，

老跟在我後面？

## 藍色的歌

我是一個常結一條藍色的領帶的男子。

我儲蓄着藍色的EDGEWORTH的罐，

我讚美藍色。

天的藍色，

海的藍色，

和山的沉思的藍色，

構成我的四季的窗的風景繪。

藍色是聖潔的，崇高的，值得讚美的。

便我的心甯靜了的是遠方的戀人的朴素的衫的藍色，

不是蕩婦們的綢睡衣的藍色，

不是乏味的一律的制服的藍色。

制服——人類的恥辱。

我虔誠地點燃了我的生命的藍色的小火焰，  
我出發，到夢的藍色的地平線。

## 文化的雨季

迫害！迫害！迫害！

處處

獵鎗

瞄準並且射擊

有翼的心靈。

克列姆林舉着獵鎗。

延安舉着獵鎗。

不要臉的投機分子舉着獵鎗。

善妒的低能兒舉着獵鎗。

那些是詩的低能兒。

那些是工作的低能兒。

他們恐怖地癡笑着。  
在一個沒有消息的  
文化的雨季。

## 都市的魔術

騷音和速率。

騷音和速率。

立體。立體。立體。恐怖の立體。

蛆樣的人羣。蛆樣的人羣。

炭氣和傳染病的製造所。

我不能思想。我眩暈。

我甚至失去了比一切重要的

自意識和存在感。

我收縮了起來。我渺小了起來。

而且作爲蛆羣中的一蛆，

食着糞，飲着湯，蠕動在

二十世紀的都市裏。

我是被征服了！

我是被侮辱了！

騷音和速率。騷音和速率。  
恐怖的立體。恐怖的立體。

爲什麼

作爲原野的衆兄弟之一的  
我的修偉的姿

收縮了起來？渺小了起來？

## 我的愛情除以三

我的愛情除以三：  
你，工作和煙草。

爲你而工作，我說。

於是你驕傲了。

但你却沒收了我的煙斗，

使我沒精打采，兇霸得

如一善妒的潑婦。

善妒的潑婦是沒福的，

因爲她不懂

三位一體的哲學。



## 革命

沒有風，也沒有聲音的日子，

我一定出現於最遠且最黑暗的地平線，

用貯煙草的罐，

革去你們的命。

那些是強烈的EDGEWORTH的罐。

一種有個性的全新的體系

否定你們的魔術

連同你們的鬍子和塔。

## 幼小的魚

他們搗毀了我的T O C H K A，  
燒了我的字典和書，  
連看星的望遠鏡也被他們摔碎了，  
剩下來的祇是一枝超現實派的手槍  
憂鬱地躺在地板上。

受了驚的海倫瘋了，  
隣人P R O X I M A也逃之夭夭了。  
沒有數字1 2 3……  
沒有愛因斯坦。  
但我依然異常清醒。

我拾起那枝憂鬱的手鎗，  
打死了他們的頭目。

那些穿一律的制服的野種，

海倫頂瞧他們不起——

連頂起碼的哲學都不懂。

我用腳踢踢那具醜惡的屍首，

吐他幾口吐沫，

然後以右手的姆指蘸他的血，

繪了一尾幼小的魚，

游泳在T O C H K A的額上。

## 戰時下的愛煙家

戰時下的愛煙家

坐在柚木的圈椅裏，

傾聽着飛機的轟音

和大砲的巨響，

一面抽着淡的煙草，

無煙草味的煙草，

非煙草味的煙草，

贗品的煙草，

樹葉製的煙草，

草葉製的煙草，

而注視着雨的窗外，

灰色的海上——

那些碇泊着的運輸艦

寂寞地冒着煙。

## 弄堂裏

生活在

蒸熱，狹小，且污濁的

弄堂裏的孩子們

是該詛咒的：

那麼衆多，

那麼醜惡，

不斷地騷擾着，

從早到晚，

像蒼蠅一般

快速地繁殖着。

## 三十歲

寂寞的是蓄短髭的  
三十歲了的男子呀。

抽着板煙，散步  
在沉思的並木道上。

當事業的雄心澎湃起來，  
戀愛和夢的經營已索然了。

凝看着生命的地平線，  
這三十歲的寂寞呀。

## 偶成

你栽了一棵搖錢樹，  
却忘了給他澆澆水，  
既無雨來又無露，  
教他怎麼不枯萎？

## 巨人之死

你是至善的光。

你是全人類的太陽。

但你砰然殞滅了，

繼你的英勇的兒子後。

我慟哭，

朋友們慟哭，

世界慟哭，

遼遠的火星上的人們也落淚了：

你竟死於那鑿冰斧的一擊下！



太陽再從地下升起？

黑暗！黑暗！黑暗！

二十世紀的沙皇恐怖地獐笑着。

## 像讚

肅立在你的像前，  
傾聽不朽的聲音，  
如似春陽的顏面，  
給我以無限溫煦之感。

你有崇高的理念，  
我有對於海的懷鄉病；  
你是全人類的導師，  
我是魚。

# 爲音樂而歌

傾聽着戰爭的

我的耳，嚴重地患了

對於音樂的懷鄉病。

騷音

騷音

騷音

來了來了那洪水！

來了來了那洪水——

戰爭的騷音，騷音的洪水。

洪水泛濫

洪水澎湃

淹沒了所有的樂隊和獨奏，  
所有的合唱和輪唱  
和出色的一人唱。  
銅的悲多芬  
和大理石的蕭邦  
也慘遭滅頂了。

騷音鼎沸

騷音咆哮

來了來了那洪水！

沒有♩與♪。

沒有♯與♭。

沒有拍子與小節。

沒有旋律與節奏。

沒有音符。沒有譜表。

沒有樂器。沒有歌喉。

沒有音樂家！

音樂家們已應徵入伍了。  
他們在前線的壕塹裏，  
以不熟練的手法  
演奏着一種超音樂的，  
古怪的樂器——來復槍。

那些生風里遠了。  
那些朔拿大遠了。  
那些梅奴哀特遠了。  
那些Opera遠了。  
那些草原牧笛遠了。  
連最不音樂的Jazz  
也啞寂了。

只有騷音。  
沒有樂音。  
只有瘋狂。

沒有理性。

沒有空氣陽光與水。

沒有維他命A B C D E。

只有飢餓。只有瘟疫。

只有死。

血泛濫

血澎湃

腥的騷音鼎沸

腥的騷音咆哮

全人類掉在

極大，極黑，極深的毀滅的漩渦裏，

迴旋，

迴旋，

沉落，

沉落，

沉下去——

說戰爭是進化的手段嗎？

——是的。

但這手段太天真了，

太原始了。

## 我如是回答

——歌唱吧，親愛的，  
歌唱我手上亮着的小小的鑽石，  
我的充滿了愛情的眼睛。

——是的，太太，我將歌唱你，  
待我有一個心的平靜，  
靈魂的午睡時。



## 三十歲的小舟

泛三十歲的小舟，  
於生之河浜上。

看兩岸的垂楊，  
綠得多可愛。

沉重哪！載着病了的妻  
和營養不良的兒子們。

## 懷杜衡

抽一支五月花，

我不勝懷念你。

猶憶薄扶林道散晚步，

眺海，瞻山，耍橋牌，……

人家問我：

杜衡在何方？

我的回答是：

他已隨風而逝。

## 討你一點歡心

你說：「親愛的，  
我要你天上的  
那些好玩的星星。」  
我點點頭，便伸手  
一顆顆摘它們下來，  
挑幾顆最亮的，  
叫手工好的首飾舖子  
爲你鑲一隻指環，  
把其餘的穿一串項鍊，  
還織一襲披肩，  
於是你光輝了。

當我陪着你，出現於  
社交場中，人人投你以

豔羨之眼；而在你

手上戴着的，頸上掛着的，

肩上披着的星光閃閃下，

那些裝點了貴婦人們的

眞珠和鑽石，

白金和黃金，

琥珀和翡翠，

全都黯然失色了。

然而你却鎖着雙眉，

帶着愁容，使我惴惴不安。

你說：「還要太陽和月亮，

做我耳際的飾物。

可不可以，親愛的？」

這可有些爲難啊。

但我終於點點頭，

伸手摘它們下來，

像摘那些星星一樣，

沒有什麼顧惜的。

於是你驕傲地

坐上了幸福的寶座，

人們向你說諛詞，

你報以微笑；

左耳飾着太陽，

右耳飾着月亮，

你比古來最光輝的女王

還要明亮千萬倍。

但我從此不敢仰視你了。

因為我已黑暗。完全黑暗。

你將悔恨嗎？

「親愛的，還了你的

日月和羣星吧；

我要你體面，

有晝，有夜，一如昔時。」

你將這樣對我說嗎？

唉，唉，算了。

縱令還了給我，

也不再是聖的，

不再是潔的了。

至於我之所以情願

捨棄了自己所有一切

司晝的光和司夜的光，

不過爲的討你

一點歡心罷了。

## 吠月的犬

載着吠月的犬的列車  
滑過去消失了。

鐵道嘆一口氣。

於是騎在多刺的

巨型仙人掌上的

全裸的少女們的

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義，

非協和之音。

仙人掌的陰影

舒適地躺在原野上。

原野是一塊浮着的圓板哪。

跌下去的列車不再從

弧形地平線爬上來了。

但擊打了銀鐸的月亮的  
淒厲的大吠

却又被彈回來，

吞噬了少女們的歌。



## 摘星的少年

摘星的少年，  
跌下來。

青空嘲笑他。

大地嘲笑他。

新聞記者

拿最難堪的形容詞

冠在他的名字上，

嘲笑他。

千年後，

新建的博物館中，

陳列着有

摘星的少年像一座。

左手擎着天狼。

右手擎着織女。

腰間束着的，

正是那個射他一箭的

獵戶的嵌着三星的腰帶。

## 我之出現

十足的MAN。

十足的MAN。

十足的MAN。

哦！一組磁性的音響。

修長的筒子，

可驕傲的修長的筒子；

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大衣；

拿着最男性的黑色的手杖，

黑帽，

黑鞋，

黑領帶；

純男性的調子，

純男性的 Style。

予老資格的小母狼

以吻之觸覺的，味覺的  
慷慨的布施的是

植在簷之上端的一排  
剪得很整的冬青列，  
滿口的淡巴菰臭。

哦，十足的M A N！

哦，十足的M A N！

一匹散步的長頸鹿。

一株佇立的棕櫚樹。

吹着口哨，

出現於

數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之  
最豪華的中心地帶，

比當日耶穌

行過耶路撒冷的鬧市時  
更具吸力的啊。

# 無可奈何之歌

呼吸於

以長，廣，高構成的

三度空間之我

是不快樂的，

況且我又必須

被從生之列車

拋擲到陰慘慘的

死之原野去。

但我的心靈

乃是一羽

翱翔乎N度空間的

絕對自由之鳥，

而一個剎那的自覺

使我不朽。

## 不朽的魚

我是一尾抽板煙的

青空的魚，游泳的太陽。

我歌。

我不朽！

我是一尾自覺的魚。

我歌我不朽。

我辛苦地構成了

用以否定凡諸魔術的

全新的體系，我拿煙斗

敲碎了魔鬼們的

醜惡的頭。

因而率領着衆行星的  
太陽系之太陽，乃被稱爲  
不朽的魚。

## 亂夢

他拿着魔術的瓶，  
叫我的名字。

左是火。

右是河。

回頭是張牙舞爪的猛虎。

天慘青。

地絕黑。

我的尖叫！

他的狞笑！

S.O.S. S.O.S.



急 火急 十萬火急

十 十 十 十

S O S S O S

他拿着魔術的瓶，  
叫我的名字。

拿着手杖 7。

咬着煙斗 6。

數字 7 是具備了手杖的形態的。

數字 6 是具備了煙斗的形態的。

於是我來了。

手杖 7 + 煙斗 6 = 13 之我

一個詩人。一個天才。

一個天才中之天才。

一個最最不幸的數字！

唔，一個悲劇。

悲劇悲劇我來了。

於是你們鼓掌，你們喝彩，

## 我之遭難信號

S.O.S.——

對美麗的織女星發出了  
遭難信號。

S.O.S.——

對天狼星及其伴星發出了  
遭難信號。

S.O.S.——

對遼寬得令人發狂的幼小的渦狀星雲們發出了  
許多的遭難信號。

SOS！SOS！

我擱淺在垂死的太陽系之第3號行星上，  
這裏晦暗而又寒冷。

# 三十自述

## 一 襁褓時代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誕生於保定府（即今之河北省清苑縣）。

原籍是陝西省敦屋縣，但從來沒有到過，不曉得有名的盤山屋水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聽說頗帶幾分江南風的。

父親是身經百戰威鎮遐邇的大將軍。早年留學日本，卒業士官學校。同盟會會員。慷慨悲歌，不可一世。每戰輒勝，所向披靡，身先士卒，賊膽爲寒。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奉命率所部子弟兵山陝軍三千人由涇筭村誓師出擊，手刃數名，大破叛軍，解廣州之圍的一役，是他一生中最高光輝的一頁。北伐時攻打大小梅關也極有功。其他生平可歌可泣之事蹟頗多，於茲不贅。

父親嘗欲作爲他的長子的我長大了第一學空軍，其次學陸軍。但是體格不健，加之近視，因而未能繼其遺志，是乃一大憾事。父親對於我們弟兄管教頗嚴。但他十分開明，具進步的頭腦，全不反對生當革命高潮的兒子們所誓死擁護的戀愛自由和職業自由。對於我的志於美術，他是無考慮地同意的了，雖然這違反了

他的願望。對於我的戀愛，我的結婚，他也毫不干涉，一切由我自主。在這個意味上，父親是超越了他的同時代人而和我們這一代人齊一了步伐而前進的。

母親常爲我們講述關於雲南起義的一段往事。其時父親供職袁氏政府，但他堅決反對恢復帝制，毅然參加二次革命，運用智謀，瞞過袁氏耳目，在一個妥當的時機之下，他是神不知鬼不覺祕密地帶着母親和出世纔二十多天的我上了從天津開往上海的海船了。然後是上海——香港，香港——海防的兩段海程和滇越鐵路經由而抵達了義旗高舉的目的地。

襁褓時代便航海了，這在我是一種不平凡的紀念。我常聽見海在喚着我的乳名，遙遠地遙遠地喚着我。

在昆明，究竟住了多少日子以及什麼時候回到北京的不詳了。還有，離開昆明後，回到北京前，這其間曾在些什麼地方滯留過的也不詳了。因爲五十外了的母親，現已不記得那麼許多了。

## 二 幼少時代

幼年的印象很模糊。其中最早且至今猶甚鮮明的一些記憶，則係始於北京時代的。我還記得西山，記得天壇，記得三杯子花園，記得河伯廠的古宅及其附近一帶（放過紙鳶的），清清楚楚地。

在北京住了好幾年，是很平靜的樣子。家裏請了一位舊式的塾師，教我寫讀

。可是我想我沒有從他得到些什麼過。我的蒙，不是他啓的。

一九二一年離開北京。在赴漢口的途中，車過黃河鐵橋時，無端勾起了我的鄉愁一縷。

對於武漢的苦熱及其住宅街路等之狹小，我是很憂鬱的。

以後我在上海過了十歲（依中國人習慣計算了的十歲，實際上是滿九歲）的生日，並且開始入小學校受新教育了。

但是隨着父親的爲革命而奔走，不久我們一家又南移了。這當然影響於我的受教育，然而不是不得已的啊。

在廣州，沒有讀到半個學期便赴香港，而香港的教會學堂又不適合於我。我太不高興那些宗教上的形式了。我們的級任導師和我們一同在教室裏吃午飯前所不忘做的默禱，引起了我的深甚的嫌厭。我覺得她們都是很愚蠢的。我不相信她們的上帝。我想我簡直沒有從她們受到過絲毫的益處，不問是知識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

只有海，給我以繁多的夢幻的喜悅。在香港，我受的是海的教育，海教育了我。海塑造了我的性格，海啓發了我的智慧。海是我的襁褓時代的保姆，海是我的幼少時代的先生。我懂得海，海和我有夙緣。我常在九龍半島的沙灘上掘砂泥，拾貝殼，眺望綠色的海和它的迷人的地平線。我留戀它的明麗，寂寞和神秘。

我想我一直到現在都對香港有好感，也許便是爲此之故。

在廣州和香港，前後一共住了二年光景便又回上海了。旋即遷往揚州定居下來。我記得那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情。

### 三 定居揚州

定居揚州，對於我的一生，是關係重大的。我之所以成爲一個詩人，這是一大契機。在終身不忘的兩位恩師劉樂漁先生和龔夔石先生的教誨之下，竟然使得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我已對文學發生了莫大的興趣，並且駕馭文字工具的能力也開始相當地養成起來了。還有，愛好美術和音樂，也是從那時候起的。我記得教我們音樂很嚴厲的是儲三籟先生，他的名字我也永遠記着。

無論如何，定居揚州，在我是具有劃期的意義的。我的小學教育是在揚州完成了的，我的中學教育是在揚州開始了的，戀愛，結婚，開始寫詩，都是在揚州。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是我的結婚紀念日。婚前我在武昌美專讀了一個學期，婚後轉學蘇州美專，繼續學西洋畫，每逢假期返揚，生活安定美滿。一九三一年生第一個孩子。一九三二年父死。從此家境就逐漸地壞下來了。

詩的寫作幾乎是和初戀，和志於美術同時開始了的。第一首不成其爲作品的詩，便是作於一九二九年正當我在戀愛中的。我會把它編入最初印行的一個叫做「易士詩集」的薄薄的小小的不堪示人的集子裏。「易士詩集」出版於一九三四年，是自費印行了的，其中除了愛情詩，唯美詩，還有一部分很可笑的普羅詩，

十之八九是很糟糕的不成熟的東西，保留了下來的只有六首而已。現在這書，連我自己手邊也一本不存在着了。

初戀的情人便是現在的妻。我永不忘她那藍衫黑裙明眸皓齒微笑着的少女之姿，活潑，美麗，端莊，作爲我的十六歲的初戀女，妻給我的第一印象，永遠在我心中理想化了。這是我的詩的泉源，一切聖潔中之聖潔。因爲從小便是無神論者，所以我連詩神也沒有的。倘說有呢，那麼便是這個，這個永遠在我心中理想化了的聖潔之姿。

哦，青春！

哦，初戀！

哦，南河下，我的初戀的街！

哦，花園巷，我的初戀的巷！

願你們平安！

願你們無恙！

哦，揚州，我懷念的——

懷念你那暮暮朝朝。

懷念你那街街巷巷。

懷念你那單純樸素的平原景色。

懷念你那夢一般多垂柳的湖的靜靜。



啊啊你那世界上最澄澈，

最深邃，

最悅目的青空

和青空上悠悠然飄逝着的白雲，

悠悠然鳴響着的鷹們的英雄的悲歌

是常使我懷念的

懷念的

和流淚的。……

#### 四 卒業後

一九三三年卒業蘇州美專後，和幾個同學朋友在南京以一個社的名義舉行了一次展覽會，並且賣掉了幾幅畫。長頭髮，大領結，作爲一個美術青年的我，對此，頗有一些得意揚揚，躊躇滿志的樣子。

這以後的兩三年裏，曾繼續和內兄胡令人在揚州舉行過兩次的聯合畫展，在南京舉行過一次，我記得還是使用了一九三三年的社名。可是從此，我就不再開展覽會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號的「現代」上發表了我的詩，列於詩選欄中，無稿費。這是我第一次發表，也可以說是我的文壇生活的開始。但是詩的本身很壞，帶點

左傾的色彩，從來沒有把它收入任何一本集子裏過。隨後，「時候篇」發表於九月號的「現代」上，這纔引起注意，得到好評。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開始有了一個和自己所持的文憑沒有多大關係的職業，名義是江蘇省立大港鄉村教育實驗區安平施教所幹事。大港是鎮江屬的一個重要的鎮市，有小輪船往來於其間，航程約三小時。

濱臨着揚子江的一間粗簡的木屋，是我的辦公地。我稱它爲所裏。所裏除我之外，沒有第二個先生。伺候我的是鎮上區裏派來的一個茶房和他的妻子。我忘了那個茶房叫什麼名字，我只記得他是一個很忠實善良的人，他的妻子也很好。平常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差他到離所裏有三里路光景的鎮上去辦。但是逢到開什麼會之類的時候，我就必須親自騎着腳踏車到鎮上去了。我不大喜歡那個鎮市，但是安平碼頭一帶是很可愛的，畫可以眺遠山，夜可以側耳於滔滔大江之東去。

至於我的施教對象，便是那些羣集於碼頭附近港灣裏的漁民及其子弟們。我和他們之間存在着有很好的交情，我常演奏隨身帶的樂器給他們聽，他們常送新鮮的鰻魚給我吃。「秋歌」便是在那樣的環境裏寫了的。

我常可以回揚州去。星期六的下午回去，星期一的上午回來。某次假期返揚，恰巧妻正不在，說是到她姊家應酬去了，我惆悵地佇立在家門前，等待她的歸來，遂寫了「藍色之衣」。

我在大港做了不到半年的事情。因爲患了很嚴重的瘧疾，只好辭了職回揚州

去治。病中及恢復期，我寫了不少的詩。那是自我寫詩以來第一次逢到的創作的高潮期，詩思如泉湧，鉛筆和拍紙簿，日夜不離枕畔。「致秋空」，「髮」，「十一月」，「聖杯」，「沒有詩的日子」，「惡魔」，「烏鴉」等篇，便都是病榻上的作品。這個產量豐富的高潮期，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七年事變發生時止。

病愈赴滬，創辦詩刊「火山」，只出了兩期便把它停掉又回揚州去了；「火山」創刊號出版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一月第一卷第二期出版。「火山」發表我的作品最多，我弟田尾，其時開始寫詩，使用筆名老邁，亦有不少作品發表。現在這個詩刊，到處都找不到，連我自己手邊也沒有存的了。

回到揚州之後，繼續寫詩作畫。「競技者」，「人間」，「今天」，「愛雲」的奇人」，「摸索」等篇，便都是那個時候寫了的。

爲了詩集「行過之生命」的出版，再到上海。一面寫作，一面學習日語，準備出國。獨自租了霞飛路上一家俄國菜館子二樓的亭子間居住着。那是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的事情。「行過之生命」包括了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秋的作品凡一百六十二首，前有杜衡的序，後有施蛰存的跋和我自己寫的后記。現在這個集子也絕版了。

## 五 出國

一九三六年春東渡。離開揚州之前，我寫了「窗下吟」，因爲這就要去航海

啦。上海候船的短期間，我寫了「在都市裏」。及至看見了海的時候，我不禁狂喜了，却又不滿足似地寫了如像「海的茫茫也有限」這樣的句子在「出國」裏。「小小的波濤」也是船上寫的。船的名字叫做「秩父丸」，是一隻相當大的郵船。到了東京，住在一家叫做「日之出館」的下宿屋裏。每天上東亞預備學校去學日語，晚上到一個畫會裏去畫點素描之類，有時候興致上來了，便攜着畫具去畫街頭風景。這是我頂喜歡畫的。我頂喜歡畫風景，其次是靜物，再其次是肖像，最不喜歡畫人體。近代都市，較之山水自然，更是我所酷愛的題材。我畫了有十幾幅之多的東京街頭，可惜全沒有帶回來，也不知道弄到那裏去了。

在日本，我很孤獨。那些思想左傾的留學生中，找不出一個可以做朋友的人。我憎惡他們，甚至仇恨他們。他們正在很起勁地討論着所謂「國防文學」的大問題。可是在我看來，那些全是一派胡言。什麼叫做「國防文學」？文學就是文學罷了。他們熱心，這是好的。但是他們路走錯了，而且執迷不悟，奉魔術爲真理，這就不得不引起我的反感了。不獨他們爲然，五四以來，舉凡一切視文學爲政治的奴僕，不問形式，不問風格，也不注意技巧，只是斤斤於內容意識之「正確」與否的時流文學，例如「普羅文學」，「大眾文學」等種種名目悉皆引起我的反感。因爲那些根本都不是當「文學」之稱而無愧的真正的文學，它們是「僞文學」，或稱之爲「非文學」亦無不可。而他們的「正確」一語，實際上等於「歪曲」加「詭辯」，一點都不正確，全是自欺欺人之談。他們全不理解什麼是文

學的本質，壓根兒他們也不想下點功夫去理解它，只是人云亦云，隨聲附和，湊一時的熱鬧，幫幫一時的場子而已。他們自初卽已上了共產作家的當，中毒深而不自覺，真是怪可憐的。他們所吵着鬧着的文學其物，連說它是屬於某一特定的時空間的文學都遠不够資格，更談不到什麼超越了時空間的限制的具恆久性與廣域性的純粹文學了。因為他們不自然。他們機械。我想，世界上再沒有比易卜生的名著「羣鬼」之被羣鬼妄加解釋一事爲更悲慘，更不幸，更沒有文化的了。而西萬涅斯的大作「吉訶德先生傳」一書之被目爲宣告了騎士文學的死刑，結束了騎士文學的時代之有力作品這一點，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但是諸如此類的邪說，正是那些思想左傾的留學生所擁護的。你想，我多寂寞。我寧可找一家喫茶店去小坐片刻，聽聽音樂，或是公園裏散散步，看看展覽會，我不高興參加他們的座談會之類，我覺得那是太無聊了，太浪費了。

東京的喫茶店，有很好的情調。這家坐坐，那家坐坐，我捕捉了一些印象，將其組織起來，遂寫了「喫茶店」。「四月」和「致或人」，也是在東京寫了的。

## 六 歸國和遷居

六月，我倦遊歸國了。在船上，我寫了「舷邊吟」。我忘了這一次所乘的船究竟是「上海丸」還是「長崎丸」了。有趣的是，我每航一次海，多少總可以寫

一點詩。其後一九三八年作的「海行斷句」，一九三九年作的「海行」和「常綠的海，戀的海」等，皆是航海中的收穫。海永遠是我愛寫的題材中之最最愛寫的。而我的這些航海詩，又都是我的所有代表作中之最最代表的。將來我還要去航海，航許多的海，寫許多的詩。我乃海之子。

回家後，我感到一種空虛，一種說不出的無名的悲哀，於是我寫了「傍晚的家」。

七月，上北京去了一次。我在急馳於津浦線上的滬平通車裏寫了「北國之行」。

然後遷居蘇州。

至此，我的十分重要的揚州時代遂告結束了。

## 七 不再的黃金時代

搬好了家，妻是回到揚州她姊家去了。直到翌年春間，她纔翩然歸來。

妻走後，我開始編一個雙月詩刊，誌名「菜花詩刊」，創刊號出版於九月二十日，先於「新詩」的創刊。「菜花社」的主要同人是常白，沈洛，韓北屏和我。其所以名我們的詩刊爲菜花者，是由於油菜屬十字花科，其花冠爲四瓣，成十字形，因而用以象徵我們四同人之合作的。「菜花詩刊」只出了一期。「詩誌」繼之出版，還是雙月刊，對外還是使用「菜花社」的名義。「詩誌」的創刊號出

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後於「新詩」的創刊。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第二期，三月出第三期。以後就停出了。「詩誌」和「菜花詩刊」的誌名製字皆係出諸常白手筆，其書法挺拔而且優美。

爲了詩刊的印刷及發行等事，我是經常地往來於蘇州上海之間，不斷地奔波着。在火車上，我也時常寫詩。

「新詩」月刊創刊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先於「詩誌」而後於「菜花詩刊」各一個月。由戴望舒主編，是一個規模頗大的詩刊。「新詩」編委雖有五人之多，實際編務悉由戴望舒一人處理。最初的資本是二百元。戴望舒出一百，我和徐遲各出五十，是這樣開始辦了起來的。戴望舒本想請我及徐遲也加入編委的，但我們因某種考慮而把這個名義推辭掉了。「新詩」一共出了十期，最後一期出版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正當事變之前。

「菜花詩刊」和「詩誌」的作者，大多數同時也就是「新詩」的作者，除了四同人之外，經常的且主要的有鷗外鷗，史衛斯，吳奔星，李章伯，徐遲，李心若，侯汝華，金克木，戴望舒，李白鳳，南星，禾金，陳時，陳江帆，周煦良等。我和南星的友誼，便是從那時候開始了的。可是至今七八年了，我們除了時有信札往還，相互寄贈照片之外，還沒有見過一次面呢。我想什麼時候應該上北京去看看他。我很懷念他。

「新詩社」一共出了叢書四本，第一本是趙羅蕤女士譯的艾略特的「荒原」

，第二本是南屏的「石像辭」，第三本是玲君的「綠」，第四本是我的「火災的城」。這個集子所收均係一九三六年的作品，計詩五十七首。徐遲的「明麗之歌」，李白鳳的「鳳之歌」，和周煦良譯的霍思曼的「西洛潑州少年」等皆已在印刷中，並且連三校也看過就快要出版了，可是戰事爆發，一炮轟來，連印刷所帶原稿等一古腦兒都給轟掉了。

我稱一九三六——三七年這一期間爲中國新詩自五四以來的一個不再的黃金時代。其時南北各地詩風頗盛，人材輩出，質佳量豐，呈一種嗅之馥郁的文化的景氣。除了上海，他如北京，武漢，廣州，香港等各大都市，都出有規模較小的詩刊及偏重詩的純文藝什誌。只要是文藝態度嚴肅純正，和不帶有某種政治色彩的刊物，我都樂於給他們寫，雖則一律無稿費。不僅是其時的各詩刊，自從文壇生活開始以來，凡不是左翼辦的刊物，我都樂於給他們寫。可是炮聲一響，這個短短的黃金時代便告結束了。而今朋友星散，詩壇冷寂，追懷往昔，是不勝其滄桑之感的。

一九三七年的上半年，我在開北安徽中學教書，這是我歸國後的第一個職業，畢業後的第二個職業。

## 八 事變後

八一三的前夜，我把蘇州的家從新又搬回揚州去，隨即隻身赴武漢。但是我



和那些標語口號詩，公式八股文的時流作家們格格不入，我沉默着沒有什麼文學活動。不久回揚州把一家人帶到武漢，又經長沙，沿西南公路而抵貴陽，時已一九三八年元旦後數日了。

我想，這種亂世，沒有什麼道理。決定到巴黎去再學幾年的畫。因又再赴漢口，辦理出國手續。一切弄妥之後，回到貴陽，把一部分家屬帶到昆明，找好了房子把她們安頓下來，這就準備走了。那時候施鰲存正在雲大教書，他鄉逢故舊，當然是很高興的了。

在昆明就攔了沒有多久便赴香港。在學士臺十號找到了杜衡和穆時英他們。我說我要出國了。大家都表贊成。對此，戴望舒是特別興奮的一個。他爲我講了一些法國的情形，邀約了徐遲，金克木作陪，替我舉行了一次饒別宴。可是結果，不知怎的，我一轉念，就不走了。我要長住香港。於是立刻到中國旅行社去退了赴馬賽的船票，再回昆明去接了妻和孩子們來。在學士臺下面一層的桃李臺找到了房子，先住十號，後來搬到二號。我記得那是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事情。開始和胡蘭成認識，便是那個時候由杜衡介紹了的。

一九三九年赴上海，四〇年又返香港。滯在上海期間，整理絕版的舊作及尚未出過單行本的新作，編成三個集子以「詩人社」的名義印行了。那便是「愛雲的奇人」，「煩哀的日子」，和「不朽的肖像」。這三本書現在也絕版了。爲了心情惡劣，不高興在上海多留下去，便又回到香港，從新和杜衡他們在一起了。

。這一次，和杜衡同住九龍佐頓道二十三號。我不喜歡那個房子，後來搬到天文臺道十五號去，一直住到最後回上海時為止。

在香港，一般時流作家始終佔着優勢，囂張無狀。我嚴守着自己的立場，不高興和他們去爭一日之短長。杜衡也沉默着，不理他們。除了借國民日報副刊地位出過幾期「文萃」旬刊，別的簡直沒有什麼文學活動。「文萃」的作者，除了杜衡和我，還有鷗外鷗，柳木下，黃魯，侶倫，源克平等。

## 九 迄於滿三十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勃發，我們全失業了。等到香港戰事平息，我獨自創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日語學校，藉以維持生活。

一九四二年夏，我們一家回上海，杜衡夫婦帶着他們的愛女S O H A 赴重慶。從此良朋好友各西東了。想起來要流許多傷心淚的。

從香港回來後，是什麼都完了。到楊州去看看，只剩下一堆沒人要的破爛東西了。書籍，字畫，全不見了。連父親打仗用的而我看星用的那具最心愛的望遠鏡也不知去向了。還有一件事情非常痛心，那便是：曾出品於第二次南京畫展的我唯一的巨幅油畫「光明的追求」，聽說也被什麼窮人拿去派用場了。大概是刮去了顏色的畫布變成他身上的衣服了吧。這個打擊是重大的。我十分的難過。但我還要畫它出來。還要畫許多的東西。在香港時，我已經不大作畫了。回上海後，

一直沒有動過畫筆。我想將來日子平定一些，我的繪畫事業必須繼續下去。我對美術的興趣迄今依然不減於對文學的興趣。但是沒有書齋，沒有畫室，而且沒有閑暇，沒有餘裕。你教我怎麼樣寫？怎麼樣畫？寫什麼？畫什麼？這種亂世！

在南京，度過了一個世界上最寒冷的冬季之後，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我的滿三十歲的生日（依中國人習慣的算法是三十一歲的生日）是在蘇北泰縣過了的。

一九四四年初秋，於上海。

# 目次年表

一九三二——三三年 四首	
六行詩 No. 1	(一)
六行詩 No. 2	(二)
六行詩 No. 3	(三)
六行詩 No. 4	(四)
一九三三年 二首	
心臟病的患者	(五)
八行小唱	(七)
一九三四年 五十一首	
雨點	(八)
風後	(九)
死	(10)
誘惑	(11)
光明	(12)
太陽的戀者	(14)

初夏	.....	(一五)
✓火	.....	(一六)
院子裏	.....	(一七)
人生之路	.....	(一八)
四行小唱	.....	(二〇)
時候篇	.....	(二二)
✓海的意志	.....	(二三)
古卷 No. 1	.....	(二三)
古卷 No. 2	.....	(二五)
十二行詩	.....	(二六)
古城	.....	(二七)
如今	.....	(二八)
消逝	.....	(二九)
藍色之衣	.....	(三〇)
秋歌	.....	(三一)
無因的憂鬱	.....	(三一)
病中	.....	(三三)
蜂	.....	(三四)

病後	.....	(三五)
夜	.....	(三八)
致秋空	.....	(三七)
養疴	.....	(三六)
髮	.....	(三九)
鐘音	.....	(四一)
如果你問我	.....	(四二)
有一天	.....	(四三)
彗星	.....	(四五)
這回	.....	(四六)
十一月	.....	(四七)
煩憂	.....	(四八)
青燈	.....	(四九)
忘懷之冠	.....	(五〇)
聖杯	.....	(五二)
沒有詩的日子	.....	(五三)
惡魔	.....	(五五)
✓ 烏鴉	.....	(五六)

動亂	.....	( 五 )
申訴	.....	( 五 )
禁果	.....	( 五 )
十一行詩	.....	( 六 )
理想	.....	( 六 )
夜歸	.....	( 六 )
脫襪吟	.....	( 六 )
虛無之生	.....	( 六 )
都市的幽靈	.....	( 六 )
一九三五年 三十三首		
亭子間之夜	.....	( 六 )
輓歌	.....	( 六 )
寂寞的生	.....	( 七 )
二月天	.....	( 七 )
幽靈	.....	( 七 )
死之讚	.....	( 七 )
四月雨	.....	( 六 )
暮春風	.....	( 七 )

太陽西沉	.....	( 七 )
競技者	.....	( 八 )
人間	.....	( 八 )
五月風	.....	( 八 )
今天	.....	( 八 )
✓幻像	.....	( 八 )
懷鄉病	.....	( 八 )
愛雲的奇人	.....	( 八 )
悒鬱病	.....	( 八 )
十行吟	.....	( 八 )
哀歌	.....	( 八 )
摸索	.....	( 九 )
北國之行	.....	( 九 )
江上吟	.....	( 九 )
秋雨	.....	( 九 )
致愛者	.....	( 九 )
競走的低能兒	.....	( 九 )
沉重的日子	.....	( 九 )



歸思	.....	(九七)
我願意上天做月亮	.....	(九八)
憂鬱病患者	.....	(九九)
人類與蒼蠅	.....	(一〇〇)
月	.....	(一〇一)
跋涉	.....	(一〇二)
明亮的歌	.....	(一〇三)
一九三六年 四十三首		
航海去吧	.....	(一〇四)
牧者	.....	(一〇五)
二月之窗	.....	(一〇六)
初到舞場	.....	(一〇七)
三月之病 No. 1	.....	(一〇八)
三月之病 No. 2	.....	(一〇九)
時計與家	.....	(一一一)
窗下吟	.....	(一一三)
你常說	.....	(一一五)
刮風天	.....	(一一六)

在都市裏	(一七)
出國	(一八)
小小的波濤	(一九)
四月	(二〇)
致或人	(二一)
喫茶店	(二四)
✓ 舷邊吟	(二五)
傍晚的家	(二六)
狂人之歌	(二七)
蒼蠅	(二八)
致情敵	(二九)
雨夜	(三〇)
夏晝	(三一)
小病	(三二)
失眠	(三三)
否定之否定	(三四)
批評家	(三五)
聽風者	(三六)

黃昏	(一三七)
鴿子	(一三八)
煩歌	(一四〇)
風景	(一四一)
影	(一四二)
贈徐遲	(一四三)
雲	(一四四)
✓ 火災的城	(一四五)
江南的水城	(一四六)
✓ 煩衰的日子	(一四七)
時間之歌 No. 1	(一四九)
時間之歌 No. 2	(一五〇)
待	(一五一)
消息	(一五二)
時常我想	(一五四)
一九三七年 十九首	
霧	(一五五)
不朽的肖像	(一五六)

獨行者·····	(一五七)
May Blossom·····	(一五八)
黑色讚美·····	(一五九)
寒夜·····	(一六一)
在地球上散步·····	(一六二)
戀人之目·····	(一六三)
法律·····	(一六四)
贈李白鳳·····	(一六五)
光·····	(一六六)
詩人·····	(一六七)
奇蹟·····	(一六八)
七月的樓·····	(一六九)
後方感覺·····	(一七〇)
未題·····	(一七一)
疲乏之來·····	(一七二)
失業者·····	(一七三)
十一月的雨·····	(一七四)

貴州小唱……………(一五)

心病……………(一六)

黑色之我……………(一七)

失去的手杖……………(一八)

沉默……………(一九)

輻射體……………(二〇)

寄李白鳳……………(二二)

最後的都市……………(二三)

海行斷句……………(二四)

我之塔形計劃……………(二五)

一九三九年 十首

海行……………(二六)

常綠的海，戀的海……………(二七)

觸礁船……………(二八)

酒……………(二九)

雲……………(三〇)

魚……………(三一)

末趙士巴……………(三二)

散步·十字路口的厄運……………(一九三)

Poeteareus……………(一九四)

聖誕前夜……………(一九五)

一九四〇年 十三首

冬之妻……………(一九七)

春天·紫羅蘭色……………(一九)

二月的小夜曲……………(二〇一)

煙草禮讚 No. 1……………(二〇二)

煙草禮讚 No. 2……………(二〇四)

述懷篇……………(二〇四)

從上海來的……………(二〇五)

燈……………(二〇七)

橋……………(二〇八)

再出發之中央C……………(二〇九)

我：磁性的音響……………(二一〇)

自畫像……………(二一一)

被謀害的名字……………(二一二)

失眠的世紀·····	(二四)
什麼好細老跟在我後面·····	(二七)
藍色的歌·····	(二九)
文化的雨季·····	(三一)
都市的魔術·····	(三三)
我的愛情除以三·····	(三五)
革命·····	(三六)
幼小的魚·····	(三七)
一九四二年 十三首	
戰時下的愛煙家·····	(三八)
弄堂裏·····	(三〇)
三十歲·····	(三一)
偶成·····	(三二)
巨人之死·····	(三三)
像讚·····	(三五)
為音樂而歌·····	(三六)
我如是回答·····	(四一)
三十歲的小舟·····	(四二)

懷杜衡	.....	(二四三)
討你一點歡心	.....	(二四四)
吠月的犬	.....	(二四八)
摘星的少年	.....	(二五〇)
一九四三年 六首		
我之出現	.....	(二五一)
無可奈何之歌	.....	(二五四)
不朽的魚	.....	(二五五)
亂夢	.....	(二五七)
7與6	.....	(二五九)
我之遭難信號	.....	(二六〇)
(以上自一九三一年迄於一九四三年春計詩二百一十二首)		
自序	.....	(一)
三十自述	.....	(一)



# 詩集夏天

路易士著

袖珍詩叢第一種·定價五百元

這是路易士先生繼其名著「出發」後的最近一年來作品之結集，內容包含詩六十二首，都係精選之作，分爲上下兩卷，前有自序，後有後記，四十二開袖珍本，全書厚約百面，封面紅灰二色印刷，清新雅致，初版千冊，即將售完，欲購從速。

詩領土社發行·文匯書報社總經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發行冊數一五〇〇冊

詩領土社叢書第一種

詩集  
**三十前集**

著作者 路 易 士

發行者 詩領土社

上海南市南倉街仁吉里十號

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總經售 文匯書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 定價一千二百元 •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929B



上海舊書店

冊裝

1599394

